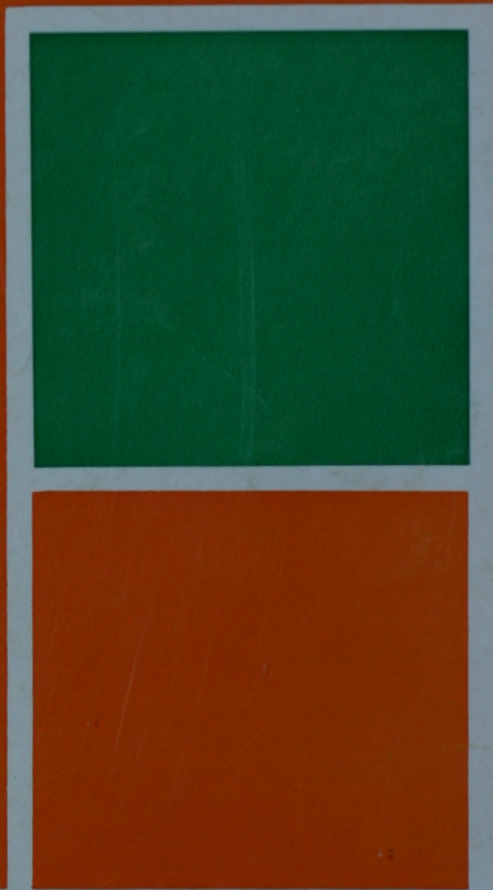


24 JUN 1975



蕉風月刊

268期 一九七五年六月號



KDN 857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68 期 ● 一九七五年六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小說

風塵劫·鍾瑜·47

■當期小說評介

紅塵劫數·郭書遠·54

■小說

劇台上下·朱牛八·56

時間沒有留下痕跡·溫祥英·62

■馬來小說選譯

祖父·Rahman Shaari 作·麥浪譯·66

■書評

季薇著「散文研究」·張瑞星·72

賴敬文著「賴敬文詩集」·凌院秋·74

余光中著「聽聽那冷雨」·張筆傲·77

■風訊·編輯室80

蕉風月刊

二六八期

目錄

■封面

■論述

天問——南方神話的彙編·鄭百年·5

余光中的創作道路·游社媛·10

■詩

短歌行·沙禽·32

古道·溫任平·34

黎明長街·紫一思·36

歌·左手人·38

■散文

剖·寧牧兒·40

愛蓮說·何榮良·42

秋稻·周清嘯·44

斷羽·葉嘯·46

天問——南方神話的彙編

學與思專欄

天問是屈原作品裏比較特別的一篇文章，全文除了一百七十二個問題外，別無其他了。這一百七多個問題，包括了天文、地理、陰陽、星辰、動植物以及各種各樣的人事。三閭大夫何以寫了這一篇只有問題、沒有答案的文章呢？以注解楚辭聞名的王逸如此地解釋：

屈原放逐，憂心憔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旻昊，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儻侷，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呼而問之，以洩憤懣，舒寫愁思。

王逸這個說法是否可靠？有甚麼根據？其實，這只是一個在沒法解釋下的一種「解釋」吧了！王逸怎麼知道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的牆壁上畫有天地山川故事呢？又怎麼知道屈大夫會經休息其下呢？當然，在我們無法作比較圓滿解釋之前，只好暫且相信王逸的「假設」了。

鄭振鐸在插圖本文學史裏，曾經寫出他另一種見解。他說：「她在古時，或者是一種作者所用的歷史、神話、傳說的備忘錄也難說。或者竟是如希臘海西亞特Hesiod所作的神譜，或亞甫杜洛斯Apollodorus的圖書紀。體裁乃是問答體的，本附有答案在後。後人因為答題過

於詳細，且他書皆已有詳述，故刪去之，僅存其問題。」假如說天問本來是一篇附有「答案」的文章，爲甚麼西漢初年沒有人見過？所謂「答題過於詳細，且他書皆已有詳述」，西諦未免言過其實吧！假如真的「他書皆已詳述」，就用不着歷代注疏家窮本逐末地再探求這一堆問題的答案了。筆者認爲，誠如西諦自己所說的，只是他的一個「猜測」吧了。

劉大杰發展史所說的似乎比較平實，他說：「我想這篇怪文，一定是屈原放逐以後，憂鬱彷徨，精神上起了激烈的動搖，舊信仰完全崩潰，因此對於自然界的現象，古代的歷史政跡，宗教的信仰，以及自己的人生觀念，都起了懷疑，而發出來種種的問題了。正是司馬遷所說的苦極呼天，人窮反本的意思。」假如我們斷定天問是屈大夫的著作的話，劉大杰這一說法似乎比較接近事實。

天問，漢以後注疏家莫不解爲「問天」，王逸說：「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翻開本文，我們發現除了問「天」之事外，尙有地理、人事、動植物及珍怪等等問題；這些問題，難道都是「天」所能回答的嗎？何以三閭大夫都統統地向「天」發問呢？顯然的，把「天問」解爲「問天」，並且把此「天」字局限爲「天地」的「天」，是有點問題的。游國恩說：「屈子以『天問』題篇，意若曰：宇宙一切事物之繁之不可推者，欲從而究其理耳。故篇內首問兩儀未分，洪荒未闢之事，次問天地既形、陰陽變化之理；以及造化神功，八柱九天，日月星辰之位，四時晝夜開闔晦明之原；乃至河海川谷之深廣，地形四方之經度，崑崙增城之高，冬暖夏寒之所，皆天事也。天事之外，旁及動植珍怪之產，往古聖賢凶頑之事，理亂興衰之故，又天道也。蓋天統萬物，凡一切人事之紛紜錯綜，變幻無端者；皆得攝於天道之中，而與夫天體天象天算等廣大精微，不可思議者同其問焉。」天，指天事、天道，概言宇宙萬事萬物而言；游氏此說，不愧爲確解。

三閭大夫在天問前半部裏所提出的問題，實際上包含了許多神話；這許多神話，根據筆者的管見，都是非常「南方性」的。中國早期包含神話最豐富的書應該數上山海經了；說山海經是禹、稷所著的，當然是不可靠，但是，山海經似乎應該是黃河流域很古老的一部書。筆者所謂「黃河流域」，當然是和楚國文化所在地的「長江流域」相對的。屈原天問的神話有很多沒法子在山海經裏找到解釋；即使找到解釋，也並不十分恰當。歷來注解天問的學者

都不得不另尋解釋的途徑，於是，他們在西漢初期的一部南方著作裏找到豐富的資料——淮南王劉安及其門人合著的淮南子。

淮南王劉安，史記、漢書皆有傳，約生於孝文帝元年。史記本傳說：「淮南王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漢書本傳說他「辯博，善爲文辭」。根據這兩條記載來看，劉安雖然貴爲王侯，但是他却沒有「執袴子弟」「公子哥兒」那種氣息，他反而是一位「好讀書、鼓琴」的讀書人，所以，他的著作非常豐富：淮南道訓二篇、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淮南雜子星十九卷、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及淮南萬畢術、莊子略要、莊子后解等書。不但如此，他還養士數千，蔚然以繼承戰國魏公子信陵君、春申君、孟嘗君、平原君等游俠風氣自居，把他的小王國淮南渲染得極富縱橫捭闔的戰國氣息。淮南地處江南，劉安又以繼承戰國游辯遺風自居，那麼，他那部唯一流傳完整的淮南子（二十一卷）所搜羅的資料極可能以南方文化居多！筆者說：「淮南子搜羅南方文化居多」，並不是沒有證據的；我們把屈原天問裏的神話，用來和山海經、淮南子相比較一下，立刻就發現這個說法的可靠了。這裏舉出幾個例子來談：

（一）羲和行止。天問說：「出於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屈原在這裏所提出的羲和（日神）的行止地名，儘管山海經海外東經有「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大荒東經又有「有谷曰溫源」等文字，但是，總不能很適當地解釋天問的問題。我們看看淮南子天文篇怎麼說：「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至于曲阿……曾泉……桑野……衡陽……昆吾……鳥次……悲谷……女紀……淵虞……蒙谷。」筆者認爲淮南子縱使不是在解釋天問，所說的也和天問是同一個系統。天問說「出於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易而言之，羲和是晨出自湯谷，晦至於蒙汜的。淮南子下文說：「日出於暘谷……至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於虞淵之汜，曙蒙谷之浦。」淮南子的「蒙谷」，地點在「虞淵之汜」，所以「蒙谷」也可稱爲「蒙汜」！試問，兩書對這個神話傳說不是一致嗎？

（二）奔月。天問說：「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藏？」王逸以爲屈原此文指的是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的故事（見列仙傳）；這是錯誤的。淮南子覽冥篇說：「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再看看高誘的注：「姮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

於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爲月精。」我們就會恍然大悟，屈原所聽到的和劉安所聽到的竟是同一個系統的傳說！山海經儘管有后羿的故事，却沒有一則可以用來解釋屈原在天問裏所提出的問題；也就是說，山海經和天問在羿這一則故事的傳說上，完全不是一個系統。要不是劉安記下這則奔月故事，今天，還沒有人能解通天問這幾句呢！

(三) 后羿射日。天問說：「羿焉畢日？烏焉解羽？」畢，射也；顯然的，這是后羿射日、日化爲烏的神話。山海經好些個地方都提到羿，例如海外南經、大荒南經、海內經等；山海經也有好幾個地方提到十日，例如海外西經、海外東經、大荒東經等，大荒東經甚至於說：「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把「日」和「烏」扯上關係；但是，山海經全書就偏偏沒有羿射日的故事！顧頡剛、童書業曾經把羿的故事分爲三組：第一組是神話家所傳說的，第二組是詩歌家所傳說的，第三組是儒、墨等學派所傳說的。顯然的，天問所載神話的后羿射日的故事是另有所依據，非山海經或左傳所能解答。以搜羅南方文化爲主的淮南子，在本經篇裏說：「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堯乃使羿……上射十日。」正好可作爲天問篇此文的說解！

(四) 燭龍。天問說：「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甚麼是「燭龍」？王逸注說：「言天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這個說法相當中肯。山海經有「燭龍」的資料，可是，却和天問所提及的不符合，我們看山海經海外北經的說法：「鍾山之神，名曰燭陰（郭注：燭龍也；是燭九陰，因名云。）視爲晝，暝爲夜，吹爲冬，呼爲夏，不飲、不食、不息。」顯然的，海外北經的「燭龍」是神了。再看大荒北經：「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暝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調，是燭九陰，是謂燭龍。」這裏的「燭龍」也是神。根據天問那兩句，我們看不出「燭龍」有甚麼神的味道；淮南子地形篇說：「燭龍在雁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有兩點值得注意：燭龍其地在雁門之北，是太陽所照不到的（如北極之妻涼陰森），所以屈原才問：「日安不到？」其次，「燭龍」本身並不是神，地形篇說「其神」，顯然是別有所指，與「燭龍」無關。從這裏，我們發現屈原天問的神話故事和南方文化有密切關係。

以上所舉的四個例子，都是在證明屈原天問的神話故事和淮南子所記載的是同一系統，而和左傳、山海經者有所差別。淮南子的作者是劉安和劉安的門客，他們以縱橫的戰國雄風自居，並且打着對抗北方經學派的旗幟；他們所記載的，顯然都是另一種源流系統——筆者認為，那是長江流域的南方文化。

此外，我們還可以發現另一種情形：天問所提出的神話故事，除了淮南子一書外，沒有其他書本能够解答。這裏舉出兩件來談談：

(五) 增城。天問說：「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這六句話一共包含了三個問題：增城據說有九層，到底有多少高？聽說增城四周有城門，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聽說西北門是開啓的，通的是甚麼氣？我們沒法在左傳、山海經裏找到答案，然而，只要我們翻開淮南子地形篇時，我們就發現答案就在裏頭：「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爲名山，掘昆侖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要不是淮南子代爲解答，一至今天，沒有人能讀通天問這幾句。假如我們倒過來說，天問是南方神話的彙編，所以，產生在南方的淮南子也同時保存了這些南方的神話故事；這說法似乎可以講得通的。

(六) 康回怒觸不周山。天問說：「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康回，共工名也；這是有名的「共工怒觸不周山，使地東南傾」的故事。我們沒法在左傳、山海經裏找到這則故事的說解，但是，淮南子天文篇說：「共工與顓頊爭爲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也。」對天問的解答，是多麼的恰當（列子湯問篇亦有此記載，唯列子之成書時代尚在爭論之中）！假如淮南子不是成書在南方，相信不會搜進這則故事的。

屈大夫是楚國的貴族；楚國是中國古代南方的一個泱泱大國，不管在文化上、軍事上及經濟上，都佔有相當的地位。儘管楚文化曾經接受殷、周文化的強烈影響，可是，她還是保有她自己的本土文化。屈大夫在悲憤悶鬱的時候，揮手地寫下許多驚天動地的大文章；天問是屈賦裏包含最豐富的神話的一篇詩篇，瑰麗燦爛。解釋這篇詩篇的學者非常多，但是，却還沒有人通過山海經，淮南子及天問的比較研究中，指出「天問」篇所記述的神話故事的「南方性」——一篇瑰麗的南方神話的彙編。

爲紀念屈原逝世一千二百六十五週年而作 四月六日

游社煖

余光中的創作道路

焦風 268,
1975年6月3日

(一) 緒言

我也曾是浪子，也會發誓不要再見中國的海岸。但是現在我頗懷鄉了，我已經啓程東返，雖然尚未重視中國的海岸。

余光中「迎中國的文藝復興」(1962)

五十年代的余光中，本是西方路綫學院派一員闖將。六十年代台灣詩壇的論戰中，他却一馬當先自認也會是「浪子」，且以學院派中堅的身份倡導一派「浪子回頭」的論調，肯定了詩的民族性。當然，他的言論還是基於西方觀點以及對西方的適應，是因西方路綫走不通而發表的。他認為「唯有真正屬於民族的，才能真正成爲國際的^①」，多少有點意味着要走「民族」的路，以達判「國際」的目的，給急於向西方「獻寶」的作家指示一條較爲可行的路。顯然他們這批人還不是站在「爲民族而民族」的純粹民族立場，可是跟沉迷於西方現代主義甚至超現實主義的台灣詩人們已是大異其趣，而且足以在論戰中揭示所謂「現代文學」破碎混亂的真面目。

篇首引文涉及兩個問題。輔助的是「來從何處」，主要的是「去向何方」。本文擬就此作縱面的涉獵，旨在顯示余光中的創作道路。作品的舉例及說明，亦將以此為限。余詩值得參考之創作技巧，容後或另撰文介紹。

(二) 迷途西方的「浪子」

早在1953年5月，林以亮在「人人文學」評介英國浪漫詩人拜倫，會選譯其名詩 *So we will go no more a-roving*。我們現將原文及林譯轉錄如下：

那麼我們再也不要遊蕩

一直到深深的夜裏，

雖然心中的愛戀還是一樣，

月亮的光也與前無異。

So we'll go no more a-roving

So late into the night,

Though the heart be still as loving,

And the moon be still as bright.

因為劍匣不再能盛利器，

心胸也容納不了靈魂，

心臟一定要停一下子才能透氣，

需要休息的是愛情本身。

For the sword outwears its sheath,

And the soul wears out the breast,

And the heart must pause to breathe,

And Love itself have rest.

雖然愛情應該留在晚上，

而且轉眼就回來的是白天，

可是我們再也不去遊蕩

在這大好月色的夜間。

Though the night was made for loving,

And the day returns too soon,

Yet we'll go no more a-roving

By the light of the moon.

我們可以拿余光中一年後寫的「我不再哭泣」來比較一下：

在那漫長的，失眠的夜裏，

我不再哭泣，我不再哭泣。

在那漫長的，失眠的夜裏，
當牆上壁虎那冷冷的目光
和我的沉鬱的目光相遇；
當池畔的合唱已近尾聲，
只餘下獨蚌在自言自語；
當螢蟲擎一枝昏黃的小燭，
像要把失落的記憶尋覓；
當蚊羣舞倦了一夜芭蕾，
在破曙之前回去休息；
在那漫長的，失眠的夜裏，
我不再，不再哭泣。
靈魂有過深，過深的傷痕，
不能用太燙的淚水浸潤，
不能用太淺的淚水探測，
不能用太淡的淚水沖洗。
在那漫長的，失眠的夜裏，
我不再，不再哭泣。

(1954.4.25)

後者之模倣前者，是十分明顯的，亦不足為怪。奇怪的是，後者差不多是對着前者改寫出來的。大致上是以開始三行代替了拜倫的第一第二行，然後四次「當……」（共十行）代替了第一節其它二行。「靈魂有過深……」等四行，相當於拜倫的第二節，然後末二行亦相當於拜倫的第三節。拜倫的詩，即使經過不十分精確的翻譯，依然能表現愛侶倦遊分手前刹那間的心境，承接緊湊，而且多少帶一點哲學意味。余光中竟代之以毫無背景甚至無緣無故的「過深的傷痕」和許多濫情、濫調。

余光中早期的詩，甚少涉及時代及社會。即使好像是涉及了，還是不着邊際，毫無實在

背景可言。像

遠遠地，自東方，自壯闊的太平洋上，
一陣一陣勝利的歡呼盪開來，盪開來，
向疏球，向東印度，向南中國海……

「黎明」(1957.4.1)

看來若有所暗示，其實却與時代背景拉不上任何關係，只是空洞地寫日出的景象而已。
對於這時代，他能够做的，只是夢：

夢見二十一世紀，當聯合國胖胖的職員

在冷落的大會議廳中作長夏之午憩；

當印第安人，尼格羅人，高加索人和蒙古利亞人

談笑着，乘豪華的太空郵船去火星遊歷。

「世紀的夢」(1957.4.11)

由於未經世面，他的識見當然欠深欠廣，自然更談不上詩人所應有的那一份睿智與通達了。例如，想到了中共與台灣之間的問題，他在歌頌拜倫爲自由的衛士之餘，復天真至指責英國不加以「援手」：

但如今自由的空前大敵

要奴役中華，東方的希臘。

誰想到同情暴徒的掌聲

却響自自由的衛士之家！

邱吉爾，艾德里，伊麗莎白，

何顏去見你的石十字架？

.....

「自由的戰士」(1954. 4. 19)

當時，他真正強烈的情思，是對於西方的無限嚮往。寫於55年秋的「一八四二葡萄酒」，倒是真情流露，是早期的代表作：

何等芳醇而又鮮紅的葡萄酒的血液！

如此暖暖地，暖暖地注入了我的胸膛，

使我歡愉的心中孕滿了南歐的夏夜，

孕滿了地中海岸邊金黃色的陽光，

和普羅旺斯夜鶯的歌唱。

(1955. 9. 29)

接着詩中展開了更美妙的聯想，想到了白朗寧夫婦、蕭邦及喬桑治，以及其他使他神牽夢縈的西方事物。最後，他說：

而遺下的血液仍如此鮮紅，尚有餘溫

來染溫東方少年的嘴唇。

此詩有序，曰「晚春某夜，借夏菁敬義往謁梁實秋先生。……梁公乃出所藏一八四二年葡萄酒飲予。……」確然，余光中當時所擁有的，乃通過梁實秋等早期西洋文學取經者沾來的浪漫主義餘溫而已。憑着這一點餘溫，他早在1950年便在台灣發表詩作，而且以上面介紹的那類作品來填滿了四本詩集：「舟子的悲歌」，「藍色的羽毛」，「鐘乳石」和「天國的夜市」。這些詩只表現了對西方的傾心和一些零碎而幼稚的意念，是不禁玩味的作品。

(三) 民族意識的抬頭

1958年秋，余光中首次赴美，目的是去承受西方藝術的衣钵，追求西方的繆思。

余光中在美國愛奧華大學研究的，是英美現代詩及現代藝術。當時，那是最適合他胃口的營養。他的繆思很快地豐滿起來，摩登起來。他的詩吸收了許多新意象，擺脫了不必要的鋪陳，連韻脚也解除了，出現了象微的色彩、幾何的線條、現代的音樂、電算機的數字，活潑極了。

先看他怎樣用他的調色版吧：

常想沿離心力的切線

躍出星球的死獄，向無窮藍

作一個跳水之姿。

「我總是無聊的」(1959.3.11)

所謂「切線」，是旋轉物體當地心吸力猝然消失時逃遁的軌迹。「無窮藍」是指藍色的天空。三行詩表現的無非要求逃避寂寞的一時非非之念。當中的線條及色彩加強了視覺的效果。

再用耳朵去聽：

而四周，B小調的暮色

在地平線的弦上

憂鬱地，升起。

「距離之弧」(1959.2.10)

這樣，帶着憂鬱感的蒼茫暮色，便成爲憂鬱的音樂，而地平線便成爲奏出這音樂的琴絃，教我們去共鳴。

還有他的電算機：

零下的異國。我的日記裏
有許多加不成晴朗的負數。

〔當風來時〕（1959.3.5）

這裏「零下」一語雙關：既指天氣，亦指心境。既是零下，該是沒有溫暖，這是氣候。又，既是零下，便是負數，負數的總和還是負數。這是數字。於是，數字的積累使用來比喻氣候的積累，而氣候的積累則暗示心情的積累。那就是說，他沒有真正的朋友，他經常寂寞，積累着很深的寂寞。

論表現手法，上述的例子固然頗覺清新。但是，好的手法只能造成好的詩句，要是沒有強烈的一份思想和感情去駕御技巧，一首好詩還是寫不出來的。這時期的余先中剛好有這樣的條件去寫幾首較好的詩。似乎是一股內心的衝力，使他掙脫了形式的羈絆，取得了因內於而出現的有機形式，寫下了「我之固體化」：

在此地，在國際的雞尾酒裏，

我仍是一塊拒絕溶化的冰——

常保持零下的冷

和固體的堅度。

我本來也是很液體的，

也很愛流動，很易沸騰，

很愛玩虹的滑梯。

但中國的太陽距我太遠，

我結晶了，透明且硬，

且無法自動還原。

（1959.3.10）

包括上面引過的在內，他第一次留美時期的作品（後來收在「萬聖節」中），寫的盡是

思鄉與寂寞。導至這種情緒的因素，主要的似乎是在異國遭遇的冷淡。例如：

坐下，且向冷如密歇根湖的碧瞳

碧瞳

與碧瞳，照出五陵少年的影子，

「新大陸之晨」(1958. 11. 5)

這環境引起了一定的抗拒，於是在他的詩中出現了從未深切地表現過的民族意識：

新大陸的大蜘蛛雄踞在

密網的中央，吞食着天文數字的小昆蟲，

且消化之以它的毒液。

而我撲進去，我落入網裏——

一隻來自亞熱帶的

難以消化的

金甲蟲。

文明的獸羣，摩天大廈們壓我

以立體的冷淡，以陰險的幾何圖形

壓我，以數字後面的許多零

壓我，壓我，但壓不斷

飄逸於異鄉人的灰目中的

西方的地平線。

「芝加哥」(1958. 10. 25)

這裏，「西方的地平線」是指太平洋西岸的故國。但「西方」會引起效果不佳的錯覺，可見余光中當時用字工夫仍未到家。

在「我之固體化」中，他把同班的異國人比作混雜的酒，而他自己裏面的一塊冰，然後把全部意象引伸出來，有層次地寫出了以硬對冷，因冷而硬，冷的原因。所謂「中國的太陽太遠」，實與台灣國際地位的低落有關。顏元叔分析此詩時乾脆指出，此詩「勾勒出一個留美中國學生的寬落情懷；國家民族的厄運使個人的身心凍結起來了。」②「此詩較其它同期詩作優勝之處，在於意象明朗統一，結構完整緊湊，不像他其它作品的散亂和累贅。全首詩本身就像一塊冰，裏面的分子全部嚴密地組織起來，使全詩晶瑩結實。」

這樣的詩明顯地標誌着余光中民族意識的抬頭。有同樣處境和經驗的顏元叔說，一個海外知識分子，「全部的神經末梢暴露在異國的嚴酷氣候中，在外國人的睥睨之下，獨臂承擔了自己一國的榮譽或羞辱——而對一個現代中國人來說，後者或者更多於前者。」③由此可見，激發余光中的感悟的，是外國人對中國人倨傲的態度，是回敬給他們的抗拒意識。至此，他不得不切實地去考慮自身的處境、自己國家的地位，不可能繼續沉迷於西方了。自此東方與西方之間是楚河漢界，再也含糊不得。

(四) 回頭的探索

第一次出國回台後，余光中作品的內容有了較大的變化。他自己說：「回國後，重歸祖國的現實，抽象化乃告緩和，繼之而來的是反映現實，表現幻滅，批評工業文明，且作今古對照的那種作品。……我已經暢所欲言，且生完了現代詩的麻疹，總之我已經免疫了。我再也不怕達達和超現實的細菌了。我看透了以存在主義（他們所認識的存在主義）為其『哲學基礎』，以超現實主義為其表現手法的那種惡魔，那種面目模糊，語言含混，節奏破碎的『自我虐待狂』。這種否定一切的虛無太可怕了，也太危險了。我終於向它說再見了。」（「從古典詩到現代詩」（1962））

此後，余光中還是一再地到美國去。但去的目的不是講學，不是取經了，而每一次出國的經驗，都加強他東返的信心。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三點：

一、更多接觸現代西方文學，以登堂入奧的水準重新作出評價，認為西方大師之作品未必盡佳，更比不上中國的古典。他較早常常提及艾略特和葉慈，後來傾心的却是李杜。他甚

至認為艾略特的「荒原」不是一首真正的好詩^③。最近他評羅青「吃西瓜的方法」時則盡以中國古典詩及詩人為標準，甚少提及西方的大師們^④。對於滿口西方及現代的半桶水們，他盡以鄙夷的態度來應對了^⑤。

二、認識到曾經領導潮流的現代詩在美國業已過時，遠不及搖滾樂歌謠之受歡迎^⑥。且事實亦已證明，由於追隨現代派，台灣詩壇已淪為西方殖民地，可見此路不通^⑦，要走新的道路。

三、親身體會到，台灣現代詩在美國絕對不受重視。儘管他們西方路綫學院派在孜孜不倦地一廂情願地幹溝通東西的工作，滿口艾略特、葉慈，甚至金斯堡、魏爾伯，而碧眼黃髯兒知李杜者尚少，知余光中者有誰？^⑧他發覺西方人欣賞的，止於極有限的中國古典，至於現代中國詩人，則往往以艾青、田間等人為代表^⑨對從這些反應得到的結論，就是中國人一定要寫中國的詩，否則就沒有前途^⑩。

為配合他自己東返的要求，首先的轉變是內容的中國化。同時形式亦因內容而轉化，那是自然而且必然的事。此外，余光中更有意地盡量搬出屬於中國的意象，進而探索屬於中國的形式。在這樣的大前提下，余光中會朝着兩個方向，一是中國的現代，二是中國的古典，分別進行創作。

第一個創作方向，是因中國當前問題而出現的。余光中此時對台灣及自身處境不能不深切反省，很自然而且必然地，他便以這個處境為出發點，把握住一些甚為實在的題材，寫出了一些在有限時空內反映現實的作品。像下面的「五陵少年」，便是從大陸流亡到台灣去的知識分子的寫照：

颱風季 巴士峽的水族很擁擠

我的血系中有一條黃河的支流

黃河太冷，需要滲大量的酒精

浮動在杯底的是我的家譜

喂！再來杯高粱！

我的怒中有憐人氏，淚中有大禹
我的耳中有涿鹿的鼓聲
傳說祖父射落了九隻太陽
有一位叔叔的名字能嚇退單于
聽見沒有？來一瓶高粱！

千金裘在拍賣行的櫥窗裏掛着
當掉五花馬只剩下關節炎
再沒有週末在西門町等我
於是枕頭下擱一窩武俠小說
來一瓶高粱哪，店小二！

重傷風能造成英雄的幻覺
當咳嗽從蛙鳴進步到狼嘍
肋骨搖響瘋人院的鐵柵
一陣龍捲風便自肺中拔起
沒關係，我起碼再三杯！

末班巴士的幽靈在作祟
雨衣！我的雨衣呢？六蓆的
榻榻米上，失眠在等我
等我闖六條無燈的街
不要扶，我沒醉！

(1960.10月)

開首提到巴士，結尾提到榻榻米（日本式地鋪睡床），事情便顯然是屬於現時台灣的。

「血系中有條黃河支流」，很够氣魄，而同時道出身份——一個念念不忘祖國的黃帝嫡系子孫。正因如此，而「黃河太冷」，他才有不可逃避的淒涼。於是他狂飲，爲的是要忘記冷酷的現實，可是，他的「家譜」還是出現在杯底，他還是忘不了自己的種族。第二節數出一些祖宗的顯赫事蹟，引以自豪。第三節表現李白式的豪放，寫五陵少年的揮霍和潦倒。第四節寫貧病交迫中的掙扎。最後，擺不脫的現實還在等待着，他還要孤獨地、清醒而又痛苦地去挨過那漫漫長夜。這樣的詩，起碼是有血有肉的實在，而且肯定是屬於中國（台灣）的了。

我們可以看到，形式問題，許多時基本上還是內容問題。有時代作背景，有生活提供題材，有強烈而切實的思想感情，便自然導至意象的明朗、結構的統一，驅除了無聊的純感性表現，和沒有歸屬沒有主見的虛無。「我之固體化」及「五陵少年」便是明顯的例子。包括較多這類作品的詩集，有二次赴美的「敲打樂」及回國後的「在冷戰的年代」。除1969年以後爲數不多的近作外，余光中比較有分量的作品便差不多全收在裏面了。

余光中當時的第二個創作方向，旨在向中國古典尋寶，而美其名曰「新古典主義」。他曾打比喻說，「我們也許在巴黎學習冶金術，但真正的純金仍埋藏在中國的礦中，等我們回來採鍊」⑩。他就是以探礦的方式去寫「蓮的聯想」裏面的卅首詩。中國古典便是他的礦藏。寫了這樣的詩，余光中會自鳴得意，說它們可以串連爲一首長詩⑪。但讀者也許會覺得，作者只消寫一首或者幾首詩，用不着重複漫延爲卅首。這些詩寫得如何？請看「等你，在雨中」的一節：

步雨後的紅蓮，翩翩，你走來

像一首小令

從一則愛情的典故裏你走來

從姜白石的詞裏，有韻地，你走來

(1962.5.27)

無論寫得多幽美，這裏面除了古典的美，對於古典的嚮往之外，再也沒有什麼。要欣賞

這些，直接去欣賞古典好了。

由此可見，在現實衝擊下，針對着有時代背景的實際問題，余光中可以不拘形式地寫出一些好詩，像「我之固體化」及「五陵少年」等。相反地，拘泥於形式，脫離了實際，追隨西方固然寫不出好作品，純粹地追隨古典亦非通路。這是以發人深省的事實。我們可以替余光中「浪子回頭」的理論下个註脚：回頭並非回到純粹的古典去，那裏沒有屬於我們的位置！

(五) 現階段的成就

隨着民族意識的抬頭，余光中的詩的創作走進了一個新階段——對國家民族以及自我的反省。反省的結果，一方面是因光輝深厚的文化傳統而產生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是因國家的苦難與屈辱而造成民族恥辱感，還有因自覺承擔了這一切而引致創作上的責任感。這個反省的過程和結果，便成爲「敲打樂」、「在冷戰的年代」兩個詩集及一些近作的基本內容，同時也是創作這些詩的原動力。於是，他寫的都是切身的痛癢，不再像許多台灣現代詩人那樣「爲了服西方新上市的特效藥而先學會了西方人的流行性感冒」^⑬。情思上的強度使他的創作提升到一個較高的層面，跟早期主題的單薄、意象的鋪張、結構的鬆亂有顯著的差別。自「敲打樂」開始，余光中的詩差不多已洗脫了過重的洋腔調，具有相當中國實質和色彩。固然，這個「中國」難免頗局限於台灣的空間、模糊於現代的時間、且自困於知識分子的階層。即使如此，這已算得是一次飛躍、一個突破，因而詩中表現出一些東返前不可翹及的成就。

首先可以看到，近年來從西方文學脫穎而出的余光中善於用西法提煉題材，即使在中國傳統特色較濃，寫的是中國的現實的作品中，亦不例外。因此，他的詩有一定的獨創性，自成一格，大可掩作者姓名仍能辨認。

從近期大多數余光中作品看來，余光中很能從容駕御形式，不露束縛痕跡。民族意識強烈之作品，更多是完整的有機結合，顯得堅實雄厚，氣勢磅礴。

同時，還可以看到，他的意象亦漸趨單純統一，不再鋪張堆砌；而結構亦漸趨緊湊嚴密，較少出現有句無篇的現象。而意象及結構形式亦相當多樣化。

此外，余光中似乎特別善於運用語言。他能够用語言的聲調、節奏，以及詩行的分配來製造張力，引起豐富的聯想，而且多能與內容配合。他的詩句一方面漸趨簡潔明朗，另一面却很機智，很有特色，往往一語數關（不止雙關之謂也），加高內涵的密度。

下面的「當我死時」便是一個例子：

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

之間，枕我的頭顱，白髮蓋着黑土

在中國，最美最母親的國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張大陸

聽兩側，安魂曲起自長江，黃河

兩管永生的音樂，滔滔，朝東

這是最從容最寬濶的床

這一顆心滿足地睡去，滿足地想

從前，一個中國的青年曾經

在冰凍的密西根向西瞭望

想望透黑夜看中國的黎明

用十七年未鑿中國的眼睛

鑿養地圖，從西湖到太湖

到多鷓鴣的重慶，代替回鄉

(1966. 2. 24)

在結構上，這令我們想起了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

何當共剪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

那種假設在將來回想現在的時空安排。將來的假設，足以突出現時的想望，而將來的回想，更使人咀嚼回到祖國大陸去之可貴。用此易地移時的手法，對祖國河山的熱愛便強烈地表現出來了，教人想起了戴望舒抗戰時期流亡香港時寫的「獄中題壁」。而且內容一開始便發展下去，拉得很緊，直到飽和完滿之處，訖然終止。結構乾脆利落，沒有枝節，十分完整。

在語調、節奏、及詩行安排方面，功夫也很到家。首先是多用（但並不是冗長的）修飾語，如「枕我的頭顱」，「最美最母親的國度」，「我坦然睡去」「睡整張大陸」等，使全詩語調安寧靜謐。其次，在發展至高潮之前，每行均作兩次行內停頓。例如「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使節奏特別慢，情調有如安魂曲或安眠曲。還有，不依句逗分行，分行之處多故意製造效果良好的錯覺，使詩的內涵更為豐富。例如第一行的「葬我，在長江與黃河」引起一時以為葬在河裏的感覺，附帶表現對這兩條大河的感情。第二行「……黑土」本已是句的終止，一時錯誤的連續，又成爲「白髮蓋着黑土在中國」，多一次強調了「在中國」而結果只是出現了一次。本詩用詞亦巧妙，例如「睡整張大陸」的「張」字，能引起許多聯想，使詩的意象更豐富。除表面貫串上下文的意思外，它與臨尾的「地圖」呼應。我們慣常只說一張地圖，不說一張大陸，因而想到，他終歸擁有的，恐怕還是一張地圖而已。這是呼應所引起的提示，真教人唏噓。偏偏「睡整張大陸」，正是少有的氣派，比對之下更是啼笑不得。此外，這個「張」字又令人想起了一張床。試想，整片大陸是一張床，使人既感親切溫馨，又覺寬敞舒適，充分表現對祖國河山極度的附屬感。

到目前爲止，余光中最大的成就，相信是語言及意象的運用，從上面例子可見，許些詞語往往經他一出，便收點石成金之效。從下面的例子又可看到，在完全不落俗套的同時，他可以寫得很富中國色彩，像中國畫那末簡單而有韻味：

一石當空，擠扁三州的鴻濛

風改道，浪改道

佛吉尼亞的鳥，訴苦

望不見馬利蘭的雲

「仙解渡」(1965.4.11)

這是怎樣的氣勢與神韻。歌詠的雖是美國的Shenandoah Mountains，但却是中國詩才有的佳句。後來他更有意地嘗試大衆化，寫起歌謠來。下面是「搖搖民謠」的第三節，寫得明朗、輕快，却不乏象徵意味：

狠狠地搖吧健美的手

民謠的手啊狠狠地搖

狠狠地搖吧健美的手

搖籃搖籃你狠狠地搖

太陽太陽你亮亮地敲

黎明黎明你伸直腰

你伸直腰來狠狠地搖

你一面搖

我一面醒

健美的手啊你一面搖

(1973.3.12)

他要搖的，該是沉迷在虛無及失落意識中的人們，希望喚醒他們的民族與時代意識。

自「敲打樂」以來，余光中的詩頗多值得欣賞之處，他的成就實足以顯示，在浪子回頭的路上，余光中經已邁開了正確的第一步。

(六) 局限與偏差

誠然，民族意識和反省精神豐富了余光中的詩。然而，一離開了古代中國，離開了文化

遺產而回到現實的，特別是台灣以外的中國時，余光中的詩却往往變得混亂，意象模糊。讓我們看看他的「敲打樂」和在一九六九年在新界勒馬洲眺望深圳河彼岸後作的「忘川」的一些詩行：

中國中國你跟我開的玩笑不算小

你是一個問題，懸在中國通的雪茄煙霧裏

他們說你已經喪失了貞操服過量安眠藥說你不名譽

被人遺棄被人出賣侮辱被人強姦輪姦輪姦

中國啊中國你逼我發狂

「敲打樂」(1966.6.2)

二十年後還是這張灰面紗

戴鐵絲網的慈顏是怎樣的慈顏？

自從嫁給了戰爭

母親給坦克強暴是怎樣的母親

他鄉就作客

故鄉就作囚

蹂躪依舊蹂躪

患了梅毒依舊是母親

「忘川」(1969.3.)

從這些詩句看來，余光中對現代中國問題的常識是很片面的。他在詩中雖說中國使他瘋狂，究其實却是他太着重「中國通」的品評而至「瘋狂」，中國看來是無法負此責任的。即

使把那些張冠李戴，時空倒置的意象撇開，這些詩也決非全出於真摯，樸實的感情，反之却充斥着牽強附會的廉價佛洛伊德產品。這也許可以看作是錯誤的假設產生錯誤的結論的旁證吧。

對於某些詩人來說，對中國欠認識、欠了解，也許不大成問題，反正他們寫的是不着邊際的東西。但余光中不能這樣，因為這關乎他的創作生命。他撥得最響的，是一條中國的琴絃，他自覺地要唱的，是中國的腔調。

從一些較好的表現民族意識的作品看來，余光中一支詩筆是有力量去寫關乎民族、關乎社會、關乎時代的重大主題的，雖然目前他寫的還是很少。

我們試看看以老牌作家（可能自命為五四文化戰士）為諷刺對象的「七十歲以後」的若干部份：

七十歲以後我就握一柄圓滑的烟斗

或者抽，或者不抽

青烟就從斗魁裏升起

記者們迷惑的眼裏

那就是一縷芬芳的文化了

用同一隻手，三十歲，舉火炬

七十歲，舉烟斗，有些顫抖

.....

說一些釣經，烟道，一些不相干

不相干的氳氳中

記者的頭顱此起彼落

我告訴你，你告訴我

「他的話，真是好幽默啊！」

(1967. 8. 24.)

此詩妙處甚多，尤其是因爲用第一人稱來寫，教那些有名無實的過氣文人奈何不得。此外，這是熱辣辣的諷刺，不是冷嘲，能反映現實，能發人深省。

還有一首「一枚銅幣」，寫得雖不是特別好，却可算是他詩中的珍品：

我曾經緊緊握一枚銅幣，在掌心
那是一家燒餅店的老頭子找給我的

.....
沒料到，它竟會那樣子燙手

透過手掌，有一股熱流

沸沸然湧進了我的心房。我不知道

剛才，是哪個小學生用它買車票

哪個情人曾用它卜卦，哪個工人

用污黑的指捏它換油條

.....
我緊緊地握住它，汗，油，和一切

像正和全世界人類握手

一直我以爲自己懂一切的价值

.....
但那個寒冷的早晨，我立在街心

恍然，握一枚燙手的銅幣，在掌心

(1968. 6. 2)

這是余光中第一次在詩中帶着美好的感情去想到許多的一般人。雖未引錄全首，仍可見此詩寫來單純、統一而且深刻。

綜上所述，余光中是有信心有潛力去為時代社會塑像，為國家民族立言的詩人。他在下面一段銘言式的豪語裏，表達的就是這樣的一番憧憬。

「他知道，一架猛烈呼嘯的噴射機在跑道那邊叫他，許多城，許多長長的街伸臂在迎他，但他的靈魂反而異常寧靜。因為新大陸和舊大陸，海洋和島嶼，已經不再爭辯，在他的心中。他是中國的。這一點比一切都重要。他吸的既是中國的芬芳，在異國的山城裏，亦必吐露那樣的芬芳，不是科羅拉多的積雪所能封鎖。每一次出國是一次劇烈的連根拔起。但是他的根永遠在這裏，因為泥土在這裏，落葉在這裏，芬芳，亦永永永播揚自這裏。他以中國的名字為榮。有一天，中國亦將以他的名字。」

〔蒲公英的歲月〕（1969.7.6）

是的，所有的海外遊子都希望「回到」中國去，而且「植根」在那裏。可是，如果止於回到引以為齷齪的台灣，止於回到一個引以為鬼域的大陸，或者止於回到一個古典的中國，而非回到一個有血有肉的現實中國，那終歸是一件極遺憾的事。看來，余光中還須打破他的認識局限，披荆斬棘地走一程艱險的路。

（七） 結 語

中國現代詩人，應走民族的而且是廣濶的道路，應寫中國的而且是現代的詩。余光中廿多年來的創作實踐，他的失敗、他的成就、他的言論，在在顯示這個基本方向的正確性。這是一條唯一可行的路，除非我們不是像余光中那樣要求有真正的成就——大家公認的有永恆價值的成就。

到目前為止，余光中似乎仍在一面探索，一面走着東返的路程。我們希望看到他能夠努力打破局限，開拓新的知識領域，在東返的路上能開懷舒暢地邁開脚步。

真的，中國甚至世界都需要能觸摸到這動盪年代的脈搏的詩人。我們期待着余光中兌現

他的豪語。

七四年二月十三日

註·

- ① 引自「在冷戰的年代」的後記（純文學出版社，1969年初版）
- ② 引自顏元叔「余光中的現代中國意識」（見志文出版社1972年初版的「文學經驗」，18及19頁）
- ③ 「幼獅文藝」339期余光中「傳奇以外」附識中，謂「至於『荒原』，困難固然十分困難，是否好詩則很有問題。『荒原』名氣之大，久已成爲現代詩之『原型』，一般誤以蕪亂爲豐富的作者，曾挾此詩以自重，包括我自己在內，受害人可謂不計其數。」
- ④ 參看「幼獅文藝」333期余光中「新現代詩的起點」。
- ⑤ 參看余光中「幾塊試金石——如何識別假洋學者」（見純文學出版社1973年第三版的「焚鶴人」83頁）
- ⑥ 余光中「現代詩與搖滾樂」有記述現代詩不受歡迎的情況，並謂搖滾樂「迫使現代詩處於負隅困守的窘勢。」（見「焚鶴人」116頁）
- ⑦ 關於這問題，余光中論著甚多，例如「在中國的土壤上」（見正文出版社1968年初版的「望鄉的牧神」195頁）
- ⑧ 「現代詩與搖滾樂」中有憤憤不平之語：「我多少總算知己知彼，而對方呢總是知己不知彼，不，對中國一點也不知道。我甚至約略知道，他們二三流詩人在想些什麼，說些什麼，可是他們對我一無所知，甚至不具備求知的條件，對我的族長如杜甫李白也止於貌似恭謹而親炙無門甚至無心。」又在「第十七個誕辰」中指出，「我們的現代作家，在國際文壇上仍是一個『沒有』臉的人」。（見「焚鶴人」114及210頁）
- ⑨ 在「第十七個誕辰」中，余光中說「可是國際的翻譯界……常用艾青田間的作品做中國

「8人詩集」 已出版

也溪豪際水豪元 鍾

靜英無來繼牧 正

林丘鄭望陳黃陳潘

訂購處：
五月出版社
30, Jalan Girang
Singapore 13
每本定價星幣貳圓

- ⑩ 新詩的壓卷之作。……「（見「焚鶴人」210頁）
參看「所謂國際聲譽」。又在「迎中國的文藝復興」中，余光中謂「藝術的聯合國，正如政治的聯合國一樣，是先要取得一個國籍，始能加入的」。（見「焚鶴人」137頁及文星書店1964年再版的「掌上雨」195頁）
引自「迎中國的文藝復興」（見註⑩）
- ⑪ 余光中在「蓮的聯想」的後記中稱，這些詩「其實是一首完整的詩」。（見文星書店1964年初版）
- ⑫ 引自「在中國的土壤上」。（見「望鄉的牧神」119頁）

沙禽

短歌行

吾立意要行，但只要慢慢行
若是快快行，吾就不能停一停
但吾却要停停行行

（吾不願做

逃亡的傷兵）

吾要在風塵裏

看看聽聽

天涯繽紛的構圖

地底流泉的聲音

或許偶爾還可自成風景

若是倦了

倦了吾就找塊大樹蔭

清靜清靜

做够了夢才醒

惺忪中彷彿許多趕路的人僕僕奔赴

互相爭道

他們是斷腸的，他們是落泊的

吾讓漫漫黃昏慢慢淹沒他們的沙啞

然後繼續慢行

慢
慢
行

溫任平

古道

夏

古道。

驢背上殘破的行囊

那些驛站之後是茶館

偶然的駐足：

堂倌正在鞠躬如也

書僮正在抹汗

他的肩擔就擱在廊前

急急去搖扇

熱氣爬滿他們的臉

書生巾的汗漬開始發黃了

秋

古道。

蕭瑟的金風已經刮得很緊很緊了
有人哭倒在傾側的長亭
哀切的寒蟬

就這樣奏起陽關呵陽關
柳枝被折了又折

雁啼帶過長空
也害他們洒了不少同情淚

冬

古道。

冬的凜烈逐漸濃縮

緊閉窗牖

在火前焙酒嚼牛肉乾

叙說林冲與風雪山神廟那一類野史稗官

燭火一點一點地微弱

線裝書的字跡

終於凝結成滴滴乾枯了的血

他與書僮倦極睡去

沒有聆聽到第一聲狼嗥

明春

他們還未醒來

(七二·九·廿七稿)

紫一思

黎明長街

幾隻流浪野狗

有的坐着抓蚤子

有的舐着身上的塵埃

有的向經過的車子追逐

有的向落在溝渠里的

月亮狂吠

或撈起一隻紅色的破鞋

屋頂那邊

一隻夜鳥

從霧堆中醒來

發覺自己坐在歷史的荒涼里

抖抖羽毛，竟甩不掉長夜的沉重

咖啡座後邊的乞丐

望着月亮西沉

或一些灰色鼠族

在破酒瓶中，舐乾最後一滴煙塵

或殯儀館後面

幾個忤工

抬着一具沒有姓氏的棺槨

一隊點着燈火的麵包商

從街口那邊列隊而來

有的燃着草煙

有的搖鈴

七五年五月重修

七一年十二月初稿

歌

左手人

從前纔歸來的人
都是找不到
自己墓塚
一具具流離
不知方向
的孤
魂

（許多年輕的軍靴
如此說）

他們無法譜一首自己喜愛的歌
若他們有歌
他們的歌

就是：

那

冷橫的鐵疾襲之下
簌貼着

隻隻破翅蝙蝠

兄弟們倉惶中

撕裂片片的

舊袍衣

每次走過

黃昏

必分泌着烈性

一種

欲嘔的腐

味

每個深夜

他們聆聽

兄弟們

無聲

咽

泣

剖

我喜歡他的髮，稀疏疏地倒向一邊。髮尾嬌情地曲成許多個小圈，執拗地輕貼在額上。是那般荒謬可笑地重圍着，却又明明白白地互不關聯，與他的性格一樣地叫人摸不着頭緒。他的額高而亮，聰明和智慧都寫在上面，清清楚楚，不容我否認。而他確能以十分平凡的表现去迎合四周，像狐一般的狡猾和聰明。他的唇像貓的嘴，微往上翹。合着時是如此，笑起來更像是突然被削薄了，一線般的薄，令我情不自禁地愛上——包括人與物。這是突破的一種感情。不管他的臉有多尖瘦，他的鼻有多少稜角，他的眼色有多涼薄，我還是堅持着自己的感情，決不輕易放手。而這不能逃逸的情令我不能自主；是無可奈何的古老的情。叫人受不了，而又不得不受，且還是心甘情愿的。他有細而柔的膚，像植物光滑的莖，不似一般男人所該有的。但他只是個男孩，我因這一點而原諒了他。無可否認他如此細柔的膚對我有某種的吸引力，與髮所帶來的感情一樣，令我產生撫摸的慾望。他的

臉愛往上昂，充滿了自信與不屑。那種樣子，只允許我在背後偷偷地窺視，懷着激動的心情去窺視。他偶而掃我一眼，令我有如被蹂躪過的興奮。那種下賤的心情，不自覺而又心跳的激動，確實叫我暗自羞慚了好一陣子，而後又釋然了。這畢竟不是我的錯。你不能怪一個情不自禁的人。但那一刻，我也十分清楚地看透了自己。我只不過是一個失敗的演戲者。事實就愛這般頑皮地愚弄人——因它不必負任何責任。當我看到他的耳時，我不能自制自己對性的迷想。你不知道，他有一對美麗而淫邪的耳，像上弦月那般地軟和彎。這絕對是沒有任何理由地引我貪婪地想了那麼多猥褻的事。突然感到自己一若妓女般的淫賤。但你要知道，他體內流着的血都塞滿了電，重重地觸着了，烙過我的心靈與肉體。天，那一刻，那一刻我已了解到活着所該受的煩與惱。我該怎麼辦？

你或者會叫起來，當我告訴你他有着雙重的性格。像長在他唇上的兩抹鬚，左邊的淡而青，右邊的濃一點也黑一點。兩邊是那麼的不相稱，像膠貼上去似的。他在專心地閱讀一段文字時能同時做一題微積分而毫無錯誤。這不能不令你驚叫：多有天份的孩子！但我在鄭重的告訴你，他是個帶着雙重性格的危險人物。我的直覺不會被否定過，而我也會因為他的危險性而退縮。反而會引來我一種冒險的挑撥的心情。至今我也不能全然了解到底我在這種無轉圜餘地的情況下所講的是不能自主的飾言或是其他事物所引起的。

你叫我怎麼說？我的感情此刻已洶湧蜂擁，像潮，不管對男對女，都是平等的迎上前。且來時靜若水月，不帶半分預兆。叫人防備不了。是以當我發覺時，我感情的潮已將我淹死。

何樂良

愛蓮說

這樣下去我會很快死的。

死兮死兮。我怕死，真的，我真的怕死。我發覺，我說的話竟帶着極濃遺囑的味道。永離諸趣，入於不生不滅之門。這是何等慘忍的佛理。我的死亡，只會流血。一生獨衝煙雨，我雖自戀冷雋，我卻要死的淒楚點，壯烈點。這談何容易。我感一種昭君似的悲哀。

我已把我熾旺的慾望深藏起來了，學習幽禁自己，學習如何在落髮之側作佛涅槃。在梅蘭與梅蘭的黃昏，焚琴煮鶴，杜娟啼血。棄疾已死，啼鳥還知如許恨。我那朵自戀也死了。記憶中有山有水，一黛娥眉，兩種眼神。以前的自己是何等土匪，五官不一，有的端正，有的歪斜。你熾烈的紅焰，千嬌百媚，展我眼前，于紅塵。如霧的紅塵。我迷失在長恨歌中。周敦頤說蓮是君子。你不是君子。你是，你是我整座東方的王朝。想起太白的藥酒，河西的船家，橈聲隱隱，雙槳輕輕，足以代表整個東方民族，我的美，我的荒涼。你是我荒涼中的王朝。此刻只沈浸着太古的靜，我縱有情，亦不會學古人了。我畢竟是一條鐵淨淨的漢子，雖半生廢殘，撫琴落魄，這都不足以阻我奔向盛唐之月。你我靜歌共飲，我酒醉窺紅顏

你的眸子，一種兩棲的靈魂，燭火般探照我的
光華。穿過我，穿過我的生存與死亡。

——如何去想這朵蓮

，卻又怕情多累美人！

我已赤裸裸地雙足跳在地上。散漫了些，看化了些，而藏在我背後的，是我的傷心，和我的神、和我的鬼。鬼火朦朧，彫我成神形。但我又處身何方？我企圖做一個知足的人，抑止狂悖，自作多情。在一家鐵廠裏做雜務，做了一個時期，打鐵，油漆，拾灰。苦苦寂寂，身衣無髒，好一個我！陽光照下來，我的稀髮更顯得稀了。疲倦。辛苦。但想每人都有落魄之時，也就釋然了。我竟伴狂成真，變得好陰森。面容峻削，看去格外的瘦格外的憐，這是我的一章。

我夢見你時，你是一個女巫。你奔上樓來，髮飄紅樓，你說：你不來嗎？我說：我本就是一个客人啊。你的小手牽着我的，這是十月最後一日，飄下一陣飛雨，你的髮上，珠露點點，我微覺薄涼。溼雨江南。江南溼雨。初冬的寒。湘水。湘水。何等燦爛的蓮！我回首時，你不見了，紅蓮仍紅，白霧迷濛，冷水無聲。我的俊啊我的美。果真這是江南？江南的蓮？蓮的江南？我的蓮？我的江南？

我會把自己看得很絕，很屈原，很阮籍。你的髮是我的寂，與我的眉是同一個詞牌。我寫下了如此一段的悲劇：

你把你的髮輕輕放下，輕輕

差澀地，淡寞地

總有一種芬芳與不朽，這該是

湘水池中惟一的紅蓮罷

我已拋棄的蓮

我的 Onomatopoeia 用得很好。你可知道。我的 Onomatopoeia 用得很好。

翼折心創，蓮謝佛葬，我死誰傷？莊周的蝴蝶，艾倫坡的黑鴉，經已鍛煉成精。我們梁祝式的初逢，當然哀傷許多，也只是一個眩華的花季，把你我迷失。許多人誤解你是誰，但誰又是你呢？我一共寫了三篇翩翩，這是最後一片的蓮荷，因為我知道，我不能從你那兒贖回整個自己回來。也好也好。你會憶起，紅蓮，你會盈擁我可憐的淒涼，與我淡淡的年青。

七五年四月十日完稿

秋稻

第十一下的鐘聲還在迴蕩。全室跌落在深沉的夜裏。我把書本合上，才發覺秋夜是如此涼寒、深邃。兩盞失去光輝的燈，隱藏着自己曾經耀亮過的身影。日子在燈光熄滅時便遙遠了。半開的窗，把走廊的燈光投射在昏黑的角落，斜斜地，令人想起振眉閣從窗上透過玻璃洒落一地水銀的月光。

他看了我一眼。晶瑩鏡片裏的眼神是愁，是憂。誰熟悉那道眼光呢？同室的同學都已爬上了他們的鐵架床，讓棉被蓋着所有的倦累。把秋夜遺忘了。把鄉愁遺忘了。他們在夢中是否看見幾張自己最熟悉的臉？是否看見曾經厭惡過的家？

我拿了錄音機跨出門檻。迎面湧來冷風和竹濤。嘩啦啦的，和午夜的海濤有點相像，在一個秋夜。把門用力拉上，發出一陣乾油的澀响。一時間我感覺到風比剛才更急了。夜比剛才更深了。步下樓梯，他向我招一招手，一如秋空的一朵晚雲。他站在叢叢竹影的小徑上。熟悉，又有點陌生。

我們把沉重的脚步踏得更响，在舖滿竹葉和裂痕的石板小路上。經過燈光從窗內溢出的食堂，幾棵不知名的樹把枝桠斑駁的影拋在我們的肩上，背上。出了宿舍圍牆的大門來，才看見有星，散落在遼闊的夜空。才知道今夜的风真大。也不知風從何處吹來。一直在吹。不

「管你願不願意。也不管你會不會着涼。一直在吹。整條陋巷都是風聲。在每一個秋夜，每一次走過陋巷，每一次懷鄉病最重的時刻，風都一直在吹。」

每一個晚上，我們都殷勤等待着午夜。當夜影把燈光扼死，我們才從重重厚厚的書本中鑽了出來，去風中看夜色。去夜中看街燈。去基隆路看遠處迷濛的燈。去街中心看午夜向南飛的飛機閃爍的紅燈。機聲撼天震地重重輾傷我們的聽覺。

基隆路的燈從遙遠的一端一直推到面前來，又沿展到後方一直遠去到望不見。街燈照亮每一寸的路。我們走在路邊紅磚石舖成的行人道上。眼中是街燈和夜霧。左邊是青蔥豐滿的秧田。右邊是街燈和馬路。在風中，我們聽着一首歌。

十月，我們相階到此，也一同病倒，在蕭蕭的秋夜裏。歌聲在旋縈，就帶着那句親切的叮嚀。我們爲何來此？一背的鄉愁，來尋找理想？我望了望他。從他暴露青筋的額和晶瑩的鏡片，我看見他的年輕。他的堅強和傲氣。一柄出鞘的青鋒，耀着懼人的光芒。那日子呢？在月下高歌吟詩。在酒後痛哭狂笑。在星空下躺在泥地上看星群的大展覽。振眉閣的風鈴正輕輕地笑。笑一班少年搶着吃那用拳頭打碎的生紅薯。笑他們談論彼此心愛的女孩。笑他們高唱一首輕快的歌並且圍在一起跳他們的舞。一班人鬧着笑着爬上第一座山頭，把六千六百六十六呎的高峯踏在脚下。靜下來看近近的雲飄舞。圍坐在將熄的野火旁，聽風徧西海潮低拍着長長的岸。聽低低的「Now is the hour」五個人共飲二十瓶啤酒，任由狂熱燃燒的酒精在血管中奔騰，然後走到郊外，自斷崖上躍下濺起一身的泥沼。只爲了一個離別，幾十人自各地百哩外趕來，同唱「我們一起來參加詩社的聚會……」。爭着喝最苦辣的濃酒。一架飛機朝北飛去。你便開始另一個旅程。那日子，有如在機上的小窗望出去，機翼外兩旁飛逝的白雲。我們爲何來此？又變變病倒？向一大片秋風和稻秧搖曳的響聲降落。我們起飛自一大片掌聲。掌聲寂了。風漸漸大了。我們如一所破敗的庭院，翻飛起一地的落葉。

又一架飛機亮着小紅燈，在秋空朝南飛去。我們坐在路邊的樹影中。紅燈和聲响消失。我們繼續走着。左邊是十月的秧稻。右邊是秋夜的長街。我們走着，不快樂也不悲傷。風很大，吹得稻秧一起一伏。我們不停地走着。脚步在紅磚石的行人道上敲得更响亮。寒風把我們吹得把脖子縮在皮夾克的領子裏。我們不快樂也不悲傷，只是一直在走。風一直在吹。

斷羽

葉嘯

石頭記

單行道旁吾裸裡橫躺。攜滿身腥臭的漢子，走過狠狠地踩了吾一脚。

小女孩，穿着潔白裙裾走過，竟唾吐口涎向吾。唾涎被暴曬在吾乾涸的臉，陽光貪婪底大口吮吸。

炎炎熱午，車輪與瀝青熱吻而揚起的塵埃，親貼吾的裸體。請甯蹂踏，要踢，便大腳的踢。吾是負傷且哭着要翻轉的

石

22.9.74

敲

月亮。好一張圓漲的臉，而乳黃的月色，一如情婦的奶。男人自彎角處醉醺拐入小術，漲着膀胱，把自己給踢回家。

妻子已習慣于獨眠，所有的慾念皆被扔棄，沿乳溝流去。壁虎那斯，在燈光的愛撫下，頻頻以尾巴示愛，敲呀敲的，始終敲不出陰渴念。

男人死睡後的鼾聲，在夜的長廊裏，正與月光偷偷幽會。

24.9.74

風塵劫

誰也不知道余燦翠這幾天爲甚總是遲到的！美都酒吧的胡經理，起先礙着她是紅牌，兼且自己一直對她存有幾分意思，也不好衝口衝臉說什麼。可是，越發不說，余燦翠對他也毫不領情。像上幾個晚上，打烊以後，燦翠那晚上客疎，臨了也抓不到一個客人，這樣的事在過往是罕有的。那時她甫出道，那一股子熱辣辣的氣息，罩在水花琉璃燈下，卓然的宛似一個仙女；那份嬌，油膩膩的，誰碰上都傻渾渾，一下子失掉魂魄。——胡經理早就饒在心裡，詎料他的手猶未觸及燦翠身上，早讓一個胖臉潤耳，一頓子厚肉的生意人羅先生攫去了。

像一陣風似地，余燦翠在美都又紅又捧的當兒，霎時間消失無踪了。場面登時落寂起來。連樂隊裡的吹打手，每晚上高奏起「春歸何處」，幾副憔悴的臉，更顯深沉了；燦翠在的時候，他們的好處是不少的。每當興起，燦翠總是窩着幾個大潤佬，爲她點奏一曲「春歸何處」，奏罷賞銀也不少。大家捧燦翠作財神似的。這種哄鬧的場面，胡經理儘管臉上堆着笑，可是心房裡滿不是味道；他萬想不到那個爲她點曲，頻頻送禮的生意人羅先生，三幾月功夫就把她羅致了。並且，據說付出代價不貲，簡直明媒正娶似的，花了足十萬元購置一幢洋房，爲她僱了園丁車伕女傭。雖則是姨太太，但那場面恐怕正房的猶恐不及；無他，說是命

裡有的！

某次，胡經理也在場的。一個喝的幾分酒意的客人，托着煙翠的手掌，說是懂得紋理學的；趁着燈光，仔細端詳後說，她是富貴命的，遲早遇貴人，轉逢好運。說的煙翠正樂，乾脆自願替他付了酒錢。胡經理反倒不樂起來，疾色說酒女焉能替客人付賬之理！言下厲辣的瞪了她一眼，彷彿妒嫉她的命運似的。他倒是相信起來了！心裡蹙蹙，足有幾晚上不理煙翠。

傷心的時畢竟來了！羅先生正式向煙翠求婚。煙翠起先還作了狀，推搪了一陣，然後悄悄的拖着另一姊妹曲寶，二人在盥洗間商議起來。曲寶是這裡次紅的酒女，來美都已一年出了。姿色論上來不若煙翠。滿月臉，柳條眉臥入鬢髮，兩頰漲呼呼的，把一雙眼睛往上擠。看起來眼泡特別厚，所以她特地在眼緣上塗上濃厚的晶藍眼膏，像一框眼鏡，在暗沉的酒吧間，倒能掩飾幾分；煙翠和她是無所不談的。有次，曲寶受了客人氣，回宿處的路上，被一個酒客埋伏，拖着頭髮往牆上碰，弄得她頭顱砸滿血，一路上喊哭，湊巧來了煙翠，把她扶着抱着，回到自己的住處來。當下言起身世，曲寶包紮着腦殼，半邊臉掩在髮網下，才道及自己在鄉下受不住婆婆的氣，才走到城裡來謀生。像她這樣的女人能做什麼？她嘆了口氣才說：「圖個簡便，做吧女算了！」煙翠倒問起了她的身世：「你男人來看過你？」曲寶抬眼望了望她，點點頭，重又垂下；那重髮網把她整副臉遮住。煙翠輕撫着她的手，幫她把臉抬起，說：「他允許你做吧女？」這一說，曲寶臉上的肌肉抽搐，像是雷擊一般的痛楚，兩掌緊捏住煙翠的手，聲音都顫抖的說：

「他不允許！他罵我是爛貨，丟他的臉……還說他母親說的對，我是臭婊子，破野雞……」說着，發瘋似的把兩手揮舞，續又抓住自己的頭髮，臉埋向脅下，傷心的豪哭起來

煙翠早已忍不住淚，簌簌的掉向額頭：「做人媳婦真難，婆婆的氣，丈夫的氣，都够我們受了！」曲寶特的抬起眼，內裡映起一重血絲，瞳仁裡反映出煙翠高高地盤起一髮髻；高領紋花的淺黃旗袍，兩邊耳翼上垂吊一串金鋼銀玉的翠環，鼻翅如線，襯在上頭的一雙眼睛，流露出憐憫和同情。曲寶稍爲平息了慟痛，才說：「我不怪他母親，只怪我丈夫，連他也

不瞭解我，用那種話罵我……」煙翠說：「像我們這樣的生活，也難得誰來瞭解了！」說到這裡，曲寶氣憤了：「可是我給他的錢，他全要。他母子都要！」煙翠聽着，臉色一沉，恨恨的說：「也竟有這種婆婆和丈夫！」說完斜看了曲寶一眼。只見她灰青的臉，像癩癩似地縷在一起，鼻孔下洩出一條涕汁，一直延向微微搖動的頸顛。那模樣端是痛苦難狀。煙翠自嘆了口氣說：「我的處境也好不了許多。別看我是穿金戴銀的，這都是我愛情換回來的！」說着，她調侃的一笑：「我們這種人也講愛情！」曲寶直着眼睛看她，一手搭在她肩上，神情悽然。煙翠站起來，隨手把窗扉推開；天外明月玲瓏，投入的月光被燈火沖淡了，像溶溶然的水迹。如生命過隙，了無痕跡。

「妳道我是生來出賣愛情麼？在當初我出來的時候，滿以為做三幾年掙個錢圖個別業的，不想這份事妳不賣妳就活不下去！」

說着，自己靠在窗緣的雕欄上，燈火輝煌，照的她一身灼亮。曲寶把眉心皺成八字形，不覺下意識地把身子向後挪。聽到煙翠直說：「妳知道胡經理麼？第一個買客是他爲我召來的，倒反他自己對我有真情！」

現在，故事說回前端去。——就因爲煙翠對胡經理反感，所以，即使她偶爾疎客抓不着人，也不賣胡經理的賬，讓他撿便宜的！煙翠自有大戶羅先生，說也奇怪，先前拾哄的厲害的一群，也相應的冷落下來了。有次，煙翠又嗔又怒的戟指着羅先生道：「都是你，煞氣大，把相好的都嚇跑了……」一語未完，羅先生橫手攬着她的腰，湊近她耳邊，色吟吟地說：「妳相好的比我更使得……」煙翠先是不懂，瞪着杏圓的水眼，想了想才明白，不禁啞道：「你死人吶，我稀罕你！」說完，自家也好笑起來。二人擁在一團相笑。偏就胡經理經過，看到那親膩狀，不覺臉上一震，苦難發作。正好羅先生看着他，招呼坐下，晃動着他那雙油亮的眼睛，向胡經理笑着說：「胡經理，我也不是生客了，你對着余小姐說，自從我踏上海，我有沒有迷過別的女人？……」

胡經理把頭仰起，對着壁上的燈球看了看，作吟思狀，才把眼光放回羅先生及煙翠處：「實說，羅先生只迷余小姐一人！」說時聲口很特別，每一個字都拖長音階，好像背台詞一般的生硬；羅先生是聽不出，倒反樂了。却是煙翠是明白的，她虛脫胡經理一眼，嘴角輕輕

別起，像是報復似的，冷笑道：「迷我煙翠的男人，却多着呢！」羅先生聞言更樂了，彷彿一種虛榮心；獨佔花魁，使他不期的喜悅起來；兩掌交搓在一起，一雙眼掃射在她身上，那一幅鏡相，胡經理看了就火，却又臉上出奇的冷靜。「本來嘛，誰不知道余小姐是我們這裡的紅牌……」說時，眼光掠過羅先生，又語中有刺的說：「余小姐有要我幫忙的地方，我還願效犬馬之勞。」煙翠知他指的買賣事，登時臉色一變，怒道：「好事也找不到胡經理！」對方也還她一刀：「好壞由你！」說時臉有愠色。羅先生不懂就裡，搖着他的潤臉，皺眉道：「好好的，嘔什麼氣嘛！來，來，來，跟我乾了這一杯！」說完，也不等他倆答應，就逕自盪拾頭灌飲了；只是煙翠痛恨胡經理，板着臉，點了根香煙，兀自吐氣。胡經理自覺無趣，就招呼了羅先生一聲，就消失在黑暗中了。——此時，樂隊奏出狂樂，池心有人在起舞了，每個人每張臉，都沉浸在灰藍的燈光下。每次轉顏色的時候，彷彿每個人都再改變面孔。當燈色轉落微紅的時候，樂曲也剛好轉奏「春歸何處」，羅先生的臉色也變了，變得很溫和，好像要把一百種溫柔體貼，一下子都傾吐出來。「煙翠——」「噢。」她只漫應一聲，隨即扭着眼光投落舞池上。那邊曲寶今夜著一件奶白大裙，上身披一襲輕紗透剔的小衫，裡面隱約見到她緊身夾腰的底衣。看去真有點浪漫。「你答應說，嫁給我了？」羅先生一骨碌，把酒往來喉嚨灌了，說的話不免有點模糊。

「你真會揀時候！」煙翠把眼睛放回來，順手彈去煙上的灰燼，笑着說。並且，慣常的露出前排的貝齒，光炯炯的，瞬息間抓住人的眼神。——羅先生擺了擺腦袋，眉毛聳起，眼睛瞪大，向上斜禿的額角，迎着光，顯出一種中年人的頹態了。——顯然，他是不懂她的話，傾着身，把耳朵接近她。今夜煙翠很特別的穿了一件寬潤鬆腰的天花袍，直垂的縷着褶紋，深綠色透着小方格，配了修長的輭袖，看上去自有一番雍容；尤其是耳墜下的水鑽，亮得人刺眼，與唇上的嬌紅，簡直是互相輝映。

「我說你真懂揀時候，這個時候求婚！」

「你是答應了！」羅先生一時喜極，握着她的手，把嘴湊近去，像要一親芳澤的樣子。

「誰答應來着！」煙翠說，並把煙蒂撤熄了。羅先生一急，更加上酒氣湧動，禁不住額尖沁出汗珠。「你已經考慮整一個月了！」

說到此，煙翠忽然扳正腰肢，直瞪瞪對着他說：「羅先生，我也不怕你笑，我們這等的女人，也犯得着你認真麼？」話說得很平淡，可是誰也聽得出話裡的沉重。尤其是她的表情。當「春歸何處」奏入高潮時，轟然的音響馳過全場，每個人的肌肉都像被刺戳一下，不期然毛管裡湧起疙瘩。——煙翠的臉上，肌肉突然繃緊，連羅先生也皺了眼皮，越發見出老狀了。

這個時候，兩個人除了沉默，真的也不知該說些什麼。真難相信，一個在風月場中的女人，有時需要真情，竟如此的殷切。這是羅先生心裡想的；也更難相信，一個上了年歲的男人，背着家裡的髮妻，到風月場中來，找尋真正的精神寄託！這是余煙翠想的。世事竟如此的奧妙！二人不覺同時嘆了口氣，遂又相互對望，強作苦笑，然後又各想各的。

有一刻間的時光，煙翠遂又抽出第二支香煙。羅先生替她打了火，手勢有點顫抖。說到愛情，連上了年歲的人也覺得激動的，唯一的遺憾是：他如何使她相信他真的愛她呢？一個人幾十歲，閱歷不可謂少了，但是，這關口幾句簡單的話，要說的燙貼，也不是輕易的事！良久，煙翠吐了一口煙氣，圈圈在空中迴旋，逐漸擴大而消淡。「我們這等女人，把生命把歲月，都看作雲煙，縹渺無常，像永不能抓住的東西，轉眼即逝……」看她說的玄虛，羅先生也逐漸神往起來。煙翠遂指向黑暗一角的曲寶，說：「你可見那個著白裙的小姐？」羅先生下了眼神，才看清楚，說：「我知道她，她叫曲寶，紅過一陣的。」

「她的身世很可憐，賣愛情，把錢寄給婆婆丈夫花，有誰比她更可憐呢？」煙翠說着，眼眶上泛紅，掌不住拋出淚珠。羅先生自然很尷尬，嚥嚥不知應對。才聽到煙翠說下去：「就算我跟你，你太太呢，你兒女呢，他們都原諒你？」煙翠，教我怎麼說，是不是一個男人有了妻子兒子，就不能愛別人，連想也不能？」

這樣的問題誰能回答！誰一生中不曾愛過兩個人以上呢？若說生命玄妙，有時竟到了使人不知所措的地步；也許，他們兩人都對了，或都錯了，但人生中對的或錯的何止千萬，只此兩件，那又算得了什麼呢？

兩人想着看着，燈色已然轉入橙黃；煙翠吐露煙氣，逐次把她包圍起來，只剩一雙水靈的眼珠，一骨碌的流動；羅先生像是很疲倦的，把兩手交抱在胸前，好像在回味剛才的說話

「讓我跟姊妹商量一下！」說時，眼角轉向曲寶，「是她！」羅先生有點訝然。煙翠點一下頭，起身往黑暗中走去。她去時的身影，彷彿一尾彩麗的金魚，倏然中已失去踪影。

——當下煙翠和曲寶在盥洗間商議起來。曲寶說：「看亦吶，若是實在的，跟了人也才好！曲寶挨上前，抓實她的手，語調很關切：「妹妹，我也實說了，我們這等生涯，也不知捱到如何年月。趁着有人要，靠得住的，跟了倒罷了。若青春一去，恐怕要晚了。」

這席話，煙翠聽在心裡，遂下了決心，當夜答允羅先生的求婚。羅先生把這消息爆出以後，全場都哄動起來。樂隊裡的「春歸何處」奏的更響了，一時間全場燈色轉亮，照的煙翠臉龐漲紅的，低下頭，誰也沒會看；當大家一致歡呼時，羅先生的老臉皺成一團，但是笑意極明顯的，那兩顆金牙在發着奇光。獨有胡經理走向酒櫃，酒保爲他調了一杯極辣的上酒，自己一人走出廊外；那時月色娟娟，像一切都很平和。遠地的街燈和車燈，看得人潦亂。他頹然坐在石階上，一陣風來，他感到一重寒意，遂把酒向嘴裡倒，一時舒暢的多了。

可是，煙翠走後，忽忽半載，美都竟又添來不少嬌嬈的美女，每一個都帶着爛漫的笑容，胡經理自是更忙了。曲寶呢，據說已離開了，不是跟人，竟是她婆婆使人把她帶回去了。說是有天晚上，曲寶自己一人回宿舍，走在一段碎石路上，突然閃出一幹人馬，爲首的竟是她的丈夫，數人七手八脚的把她攔上車去了。當時夜深，誰也不會驚動。只是隔天早上有人拾着她遺下的一只高跟鞋。並且，一排鮮血點滴在碎石上。陽光普照下，那血色紅旺旺的反着光，使人見了都引起寒慄。

某一天，天口陰的很，涼風吹來，美都門前的彈簧門，啞啞地作響。時在下午，酒吧內闐無聲息，只有一個看守的漢子，在舞池中央擺了一張布床，伸直了腿，袒露着胸的，躺在那裡午睡。待到門外有了聲息，他才猛的跳起來，矇矓的眼，才看清是一個女人，畢直的站在她面前。因了逆光，只見她瘦長的身型，沿邊鑲着光絲，像仙靈一般的耀眼。待至她走入舞池，角度改變了，才認清她是煙翠！

這一天的煙翠，粉黛不施，一臉青白。紫紅的血絲佈滿臉頰，唇色慘淡，鼻尖上吊着淚

涕，兩眼斜陷，見人時神情呆滯。她只著了一件素色的白衣裙，平底鞋，指尖上瘦瘦的，使人見了頓上憐惜；此際，她手裡提了一個便箱，語氣很微弱說：「我要見胡經理！」

煙翠回來了！消息不遲而走。許多人都紛紛揣測；她的羅先生怎麼啦，幹麼又回美都寶愛情啦！儘管大家揣測紛紛，人前人後，煙翠絕口不提羅先生的事。只有一次，她酒喝多了，聽人提起曲寶被擄的事，一時傷感，竟嘔啣大哭。旁人勸也勸不住，還是胡經理差人把她攜回宿處算了。

後來事情才明白出來。原來羅先生是一投機商人，在煙翠過門後，冒險愈大，不料竟全盤塌了，煙翠也被支使出門，從此跟羅先生也斷了。既斷了，煙翠只好再墮風塵。

按煙翠的年齡和姿色，在美都今時仍不愧為紅牌。只是，不幸她染上了毒癮。據說，是跟羅先生時染上的。一時不能擺脫，經常弄到神魂顛倒，相好的也不敢找她了。她的生意一落千丈，三天兩夜就請假，並且經常遲到，到了又常跟酒客吵鬧，胡經理也起了厭惡之心。有一天，來了兩個水兵，硬要找煙翠的。胡經理遍尋不見人，最後有人說她匿在盥洗間裡。胡經理起了疑竇，也不管許多，闖進裡間，才發現她蹲在廁缸上，全神在點火吸毒，她見到胡經理，驚惶萬分，一臉都是蒼白，兩眼腫絕無生氣，頸上的肉都陷了，胭脂也不能掩飾她的瘦弱，眼上鼻上和嘴上，直朗朗地吊着涕水，兩手發抖，狀甚淒涼。胡經理搶過她手上的毒品，她竟屈膝跪下，雙臂抱着胡經理的腿脛，嘴脣跳動，依稀只聽她說：「可憐，可憐吧……」

以後幾天，再也見不到煙翠的影子。美都沒有了她，除了把她貼在門外的照片除下後，一切都恢復如常；酒女們如舊笑，酒客們如舊點奏「春歸何處」。只是樂隊奏來，興味不濃了。胡經理始終沒會被煙翠青睞過。有時，想到此，真是恨恨的灌幾口烈酒。不久之後，本市污濁的河渠，有天早上被人發現一具浮屍，是女的，竟然是煙翠。隔日報紙有簡短的報導，警方籲請死者家屬認屍，但毫無反應。又因余煙翠被譚成許茵醉，所以更無人知道了。

美都酒吧的女子們照樣歡笑，樂隊習慣地，經常演奏「春歸何處」。（七五年四月）

紅塵劫數

……

市街臨臨所東，青天早上射人驚鬼一具冤氣，吳文伯，竟然吳敬舉。烈日炎炎，言詞動靜，不八之對，本一。……

……

……

園台

主題

「美都酒吧的女子們那樣歡笑，樂隊習慣地，經常演奏『春歸何處』。」「照樣『習慣』、『經常』這幾個修飾語，是『劫』的力量的不絕回音！鍾瑜抓住這主題，並給它一個有力的表現。

「而且不幸『染上毒癮』，『經常遲到』，『相好的也不敢找她了』。」「她，半個被壓所以，余煙翠一出場的時候，就『遲到』，有一種命裏註定永墮風塵的不祥之兆，同時對匠感籠罩著她，直到完場。她嫁給羅先生，『無他，說是命裡有的』。她的『那份』，『一羣奉養嬌，油膩膩的，誰碰上都傻渾渾』，『一下子失掉魂魄』，給我們命薄紅顏的印象。」「大幕也有一够諷刺的是，一個說是懂得紋理學的酒客竟說她『遲早遇貴人，轉逢好運。』她——『貴人』就是使她第二次墮風塵的羅先生！」「羅先生，『風塵劫』雖然也講余煙翠和胡經理的關係，以及她再墮風塵，染上毒癮到最後自殺，但重頭戲其實祇發生在一個晚上，就是羅先生向她求婚到她答應為止的那一段時間。這場戲從『傷心的時畢竟來了！羅先生正式向煙翠求婚……』開始，到『煙翠聽在心裡，遂下了決心，當夜答允羅先生的求婚……』結束。鍾瑜用了約四千字來寫余煙翠在這七段時間內的回憶、情緒、言笑和動作，著墨極多，寫得真，寫活了余煙翠和另一風塵女子曲寶。她們兩人在盥洗間商議羅先生的求婚事時，『第一……』作者就順其自然的追述曲寶的悲涼身世。這段回憶表露余煙翠人格裏可貴的一面——她保護曲寶時母親式的憐憫和同情——同時也令人對她的悲劇下場感到更為惋惜。

朱牛人

劇台上下

「鏡玻璃」之四

我一年的血汗只值數塊錢。數塊錢的代價只給我換來離劇台半哩遠、最左邊的一張已擁抱過九十九人的電椅。(法令如此：一張電椅只能用九十九次。之後，作廢。)我趕了老遠的路，丟了職位，發誓必要來參賞這次的演出。劇場裡不可不說是人山人海，各色人頭亂點，有男有女，拖狗拿貓，以及孔雀、能言鸚鵡，等等。我抹滿額的汗，從懷中小心取出租來的馬場望遠鏡。半哩之遙，沒望遠鏡我豈能看見台上的演出？人頭倘滾滾流動於劇台下，有淑女打起彩色陽傘，就好像沙灘上所見的陽傘，直徑二碼。且有紳士們的「黑布傘地位捧」，一點地三擺弄，正好配合他們白底紅邊的蝴蝶領帶，及各色的禮服。

——這是個露天大劇場。時間是黃昏後約七時。因為是盛夏，日頭倘未縮到山殼下。想太陽神也有一睹此劇為快之心。

一陣掌聲。淑女紳士們以及她們他們的寶貝動物，以及我，像一副巨型機器裡的許多螺旋，同時找到屬於自己的大孔小洞，跳了進去，旋呀旋的上緊，製成了一付叫着「觀眾」的機器。半哩處那頭——在劇台上——是此機器的控制中心。按個鈕：「掌聲」，可得掌聲；按個鈕：「悲泣同情」，可得台下行行眼淚；按個鈕：「好！好！」可得呼喧冲天的要求謝

幕。等等。

我不發覺有人注意我，便趕忙抽出衫角去揩抹望遠鏡前後的四片透鏡。心想大概台上的主人已按下一個叫「靜」的鈕子吧！我也只好悶着欲喊出的心中快樂的衝動，狠狠地把望遠鏡湊近雙眼。哦哦哦！嚇了我一跳，差點打破了「沉默」的法令，因為我從望遠鏡內看到一條蚯蚓——顏色鮮濃的怪物。我圓着口瞪着眼，摘下望遠鏡，才發覺我前面第三排有一位紳士正在他女朋友面前賣弄他的寶貝蛇兒的乖巧。我氣憤極了，埋怨台上的主人怎麼不按下一個「喝倒采，嗚嗚」的鈕子。「狗東西，爲什麼不看台上的表演？偏要與蛇與女賣弄愛情。」我心中狠狠地咒咀。我氣憤的罵人是很不留情的。

劇台分上下左右共四格，而四個格子一起轉動成個企立的大圓圈，每一個方格從上到左至下轉右再回到上邊，轉一圈需要一刻鐘之久。開始時歌劇的表演是在最下層格，雜技表演最上層格，左右兩格暫時空着。這場雜技歌劇的劇名叫「魔術師」，屬悲劇。演出的方法如此：一位男高音在歌劇格裡引聲高唱一段有關魔術師的故事，而一位魔術師則在雜技格裡真正表演歌者所唱出的故事。此種革命性的藝術綜合果真值得我花一年的血汗來觀看。

我第二次把瞭遠鏡湊近雙眼時，再沒有受到蚯蚓的打擾，所以能安心觀賞。我化成一粒塵埃飛入由四片圓形透鏡及四圍金屬局限成的瞭遠鏡世界內，再望出透鏡外半哩遠的劇台，發覺那比剛才我坐在電椅上伸頸仰望不知清楚多少！不過，我得先把望遠鏡置放在電椅的左邊扶手上，才鑽入鏡玻璃的世界裡。

歌劇的故事如下：

- （歌者仰頭）唱：黑邊血紅底的巨……絨……袍……
- （歌者如傳道者般攤開雙手）唱：血紅魔黑的陰……陽……臉……
- （歌者目視觀衆）唱：是凶噩的傳統
- （歌者收回雙手置於胸前，異常急促並細聲地唱）□劇台上的

魔術師

魔術師呵

魔術師。

(我沒聽清楚歌唱者是指什麼劇台，我只見他啞聲方起口。)

四格的劇台此時已開始轉動。我把耳朵掛在歌台上，把眼睛留在雜技台上，(用不着的鼻子我留在家中。)我的口準備喝彩。男歌者已唱出劇的第一節，我聽到了，當然也看到雜技台上的魔術師的打扮正如他所唱：臉的左半血紅，右半墨烏。我見魔術師揮動長鞭，噢！那是條青眼綠鱗的毒蛇！

——(歌者雙掌相疊於胸前，作恐懼狀)唱：魔術師的玩具：神中毒……：蛇……

——(歌者突然躍起，在原位上踩着急促的碎步)唱：被催眠 被愚弄

——(歌者瞪目如燈籠)唱：嗨——呵——

——(歌者手執火把，在舞台前台後

繞完此節時歌者停止踏步，突左膝下跪。)

——(當他唱到「被愚弄，被催眠」時，台下許多觀眾果然睡了。唱「攪起幼稚的衝動」時，

果然贏得一場很孩子氣却毫無神氣的鼓掌。掌聲溶入暮色中，許多觀眾猶受「被愚弄被催眠

景」的催惑，沉沉入睡。

——(我又罵了一聲：狗男女。)

第三節開始：

——(歌者猶半跪，作捕捉狀)唱：一雙白鴿，拍拍——拍拍——騰……翔……

——(又作驚訝狀)唱：不是毒蛇——魔術師虎虎揮動鬼鞭……

——(歌者緩緩立起，眺望穹蒼。雙手再攤開，宏聲)唱：……

——(斷首美人)……

——(斷首美人)……

——(斷首美人)……

——(斷首美人)……

我記得曾有人告訴我：「劇台如人生。」（還是人生如劇台？）

「斷首美人，下一場與敬愛的觀眾相見」這兩句重覆了四次之多，我覺得很無必要，大概也是此劇唯一的弱點。作曲家欲加強下一節演出的感動性，欲預先引起觀眾的強大興趣，故有此着。誰知半場來賓已被催眠入夢。

有人在劇場左邊隨電車馳過：「波波波——波——波——波——」。一睡的還睡着，醒着的眼睛都轉左，尋覓更有意義的刺激。我是坐在最左邊的，見一羣自稱為「地獄騎士」的唐吉訶德式騎士風馳而過。有場中女賓向騎士們拋出飛吻，有男賓揮動絲手帕跟騎士們打招呼。噁！地獄騎士們的打扮不像台上魔術師的打扮一般麼？半身血紅半身墨烏。車輪亦一紅一烏。我遂懷疑他們這麼樣馳行場邊是否是魔術表演的一部份？唯有劇台上的魔術師與男音學家能給我答案。然而，我耳我眼傳我通告說：半場休息。

我們不見有劇台落下。兩格劇台在位外往回轉了一百八十度，原來台背的白牆上早印有「半場休息半小時」的字眼。先前空着的左右兩格此時已擺滿小販的食物攤擋。

目送地獄騎士們消失的來賓一一站起，打呵欠，伸懶腰。男賓忙着整好領帶及頭髮，以及插在衣袋裡的大紅玫瑰；女賓正為補粉忙。先生女仕們的寶貝動物肚子空了，拉着牠們的主人往小販處去買豬肉乾吃。海灘陽傘又打起。以及地位捧。時天已全黑，可幸月兒圓，照亮全場。：「誰呀！星架坡長話說！」

「我我到廁所去了」輪。我沒錢買零食；何況我沒寶貝動物。良辰美景而變為曠地。

下半場開始時來賓已去了一半。上半場被催眠的來賓猶睡夢深濃。這麼說來，我豈不是唯一倘用心於台上表演的觀眾嗎？

歌台上換了位演唱者：人長得倒還英俊，然而歌唱時却毫無表情，雙手下垂如肅立之士兵。叫他做歌唱家倒不如稱他為「播音機先生」。雜技台上除了魔術師外還有位——嘩！好美麗的女子！我全神貫注繼續看演出：

唱：娃娃般美人的雲眼

蒙一臉烏紗輪下

娥眉各垂兩行明珠

下唇紅網羅不住

昨晚的夢魘

(稍息。)

唱：人人有個活火山。艷陽

是岩漿的寫照。

這晚 他察覺

脚下一星池熱岩漿。

我的心一沉。魔術師手上執着一張濺紅鮮血的利鋸；從長箱的鋸口處，美麗少女的血像座小瀑布般流到劇台上，染紅魔術師的一隻黑鞋。我亦不清楚見到魔術師雙唇顫動。

唱：誰知星索聲是悲號？

□劇台上親愛的作術者

一行血淚 一行墨淚

判決一人

服無期徒刑於監牢外。

啊！原來他真得把美女切開三段：頭、上身及腰以下！太不可思議了！太可怕了！
播音機先生却還如機器般地繼續唱着：

失女獨愛 而

妻骨猶暖

妻骨猶暖

妻骨

猶暖（聲音越來越細）。

我與蒼白的魔術師並肩立於他的女兒的新墳邊。我斜眼偷望魔術師，見他已白髮蒼蒼。

他對墳中的獨女及新墳左則墳墓中的愛妻自言自語說：「我該退休了。」

空中還迴响着「妻骨猶暖

請閱

蕉風文叢 6

綦 綦 著

綦綦論文集

定價一元正

郵購處：

CHAO FOON MONTHLY,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妻骨猶暖……」

場中衆人不知何時皆已離場。我抱着沉重的心情，把望遠鏡掛到肩上，輕輕拍魔術師的肩頭：「珍重。我也得走了。」我向兩個小土坵行了個注目禮，默默離去。

「夜天已哭出整個宇宙的星斗。」

不久，劇台上下又會有悲劇喜劇的演出。

一九七四·十一·廿一

溫祥英

時間沒有留下痕跡

五六一號

：與

CHAO FOON MONTHLY
No. 10, Jalan 2/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一轉入馬結街，又跟他迎面碰上。我下意識地緊急煞車。然後，定了定神，我有說不出或不願深究的感慨。

這已不是第一次了。自從回老家養傷，每天晚飯後，我都碰見他匆忙地推出腳車，踏向夕陽染紅的天邊。

第一次遇見他，我煞了車後，只能呆呆地盯住他。他却沒有看見我，或注意到我的存在。他只用勁地向我踏來，在路口停了稍停，見沒有汽車，就揚長直去，襯着滿天的彩霞。

好熟悉的背影。我想。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我迷失在蒼黃的暮靄中，心旌溢滿蒼白的黃昏，直至後面一輛汽車响起汽笛。

以後每個傍晚都碰到他，更加深了我這個印象。那雙濃眉，那架君子風度的黑框眼鏡，那女孩子似的櫻桃小嘴，那豐滿的雙頰，都似會在鏡中見過。

在深心中，我甚至清楚他匆忙趕往何處——一個我都留下深深的印象的地方。那一道小河，那一條路，那路旁的梧桐，那廢鐵地盡頭的天，飾着粉紅、海藍、深青、橙黃、火紅——這一切都這樣的熟悉，熟悉得使人沒有勇氣去重溫。

然而，我沒有尾隨他。這一趟回來，我已心灰意懶。我沒有好奇，我沒有興趣。我更沒有勇氣，我回來是爲了養傷。其實，我不應該回來。這裏的一切都是以引起創痛。但我又能去那兒呢？

我只泊好汽車，走進店裏。老父抬起頭，用他那割了眼膜後，在鏡片後顯得又紅又大的眼睛睜我，想說什麼，話到嘴邊又嚥回。我越過做工場用的二疊廳，逕自上樓，到房裏去。這間頭房給我一份窒息感。過去的一切都向我擠來，在那張書桌上，我用幾塊木板釘的架子，依舊用來放筆墨。桌燈還是十多二十年前的那一座，已有了深深的銹痕。桌旁是老父買來的二手衣櫃。對面是我特別設計的書櫥，依舊裝着我的華文書籍。緊靠着書櫥是那張舊床，十多二十年前我在它上面不知做了多少美夢。

我和衣躺在床上，面對着帳頂的布塊，因塵埃的重量而中間墮了下來。夜色逐漸下降。房裏一片灰黯，如烟如霧的迷漫着。我似乎聽到黑色一滴一滴地聚集起來，終成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我躺在那裏，癱瘓着，全身不能動一動。然而夜並不黑，也並不靜。窗外的街燈和商店的燈光反射進來。窗外也不時傳來車聲人聲。只是我無助地癱瘓在床上，一動不能動，肚裏一團冰塊。窗外的一切離我整個世界那麼遠。

翌晚，我發現我居然等着他的出現。他推出腳車，抬頭看了我一看，卻沒有看見我，逕自騎上腳車，向夕陽下沉的地方踏去。

我忽然有了一種衝動。我決定尾隨他。

他毫無所覺，只顧自地向前踏去。長長的一條馬路，一直向前伸展開去。路的盡頭是那夕陽天。他用勁地踏着，體內流着一股興奮，一股熱切的盼望，一股甜蜜的溫暖，晚風也括不去。這是一份多陌生的感覺呵！有時不用踏，只讓腳車輪自己轉動着，一直向前滑去，挺直腰身，一手握着車把手，一手垂在身旁，迎向夜的降臨，享受着夕陽的溫煦，晚風的清涼。

然後，彎入右手邊的橫路，多親切的路面，每一粒砂在柏麻油裏的白砂都閃着似曾認識

的光，踏得更起勁了，車輪也轉動得更快了，起了一團白光，越過那三真師祖廟，那爛鐵廠，那一叢矮密的灌木，那橫越馬路的鐵路，那開板廠，再彎右手，越過那開板廠的旁邊，又一間爛鐵廠，那開醬油廠，在嗷嗷廠前轉左，赫然就是那間青色的木屋了！

那間青色的木屋，現在門戶全關，連木柵也關住。木屋已新添了一層黃色，刺目得很。現在木屋門戶全關，沒有一點人聲，似乎在等待着什麼，又似乎在追憶着什麼。門前那棵扁柏，我倆從恰保買回來的，已高過屋頂，但已葉片枯黃。屋旁的幾棵紅毛丹樹，也已枝葉疏落，不勝負荷似的。

我把車停下，悵悵的望着這間木屋。

他却讓腳車直滑到門前，下了車，門內就跳出一個女孩，迎向他。

很熟悉的身形！

然後他倆步行出來，經過我的車旁，却沒有注意到我，我想喊，却控制住。他倆沿着那條小路前去，在天邊貼成一對剪影。

她剪着羅馬頭，頭髮在後腦逐漸尖細成一支箭頭，指着頸後的一顆黑痣。我認識這顆黑痣。深深的認識。在升旗山玩捉迷藏，我就是憑這顆黑痣而指認出它的主人。我也時常充滿愛意的撫摸它，或輕輕的吻它，使得它的主人輕快地大笑。那是多瀟灑的一回事呵！我竟忘記了她有這顆黑痣。

我下了車，趕緊的跟上去。他倆坐在橋墩上，對着潺潺流水，注視着夕陽逐漸的沉落在遠方。我也坐下來。那條小河塞滿垃圾，有死鷄、有爛罐、有木塊、更有衛生帶。但是在他們腳下，正好有土敏土的地基，水流下時變成清潔純白。

我陪着他倆坐在那裏。他倆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我靠得她這樣近，以致我嗅得到她的體香。我凝視着她。她雙眼閃光。臉頰微紅，是夕陽的迴照。我注視她的輪廓、額頭、鼻孔、嘴唇、下巴，頸項，渾然的一條曲線。我注意到她的笑，從唇邊開始，一直漣漪到眼角。我現在又重新發現她了！

我偷聽他倆的囁語，回憶過去，憧憬未來。他老大哥似的踏上踏下，監察着隊員的秩序。見了使人生畏！他幾次路過她的家而不敢入。他們說妳的父親很兇。他因她跟別人跳舞，

拍照時連閃光燈也爆炸了。他倆只要兩三個孩子，一男兩女，或一女兩男。住在一間洋房裏，有五間房子，一間書房，一間主人房，一間客房，一間孩子房，一間工人房。……

我就一直陪着他倆，直至夜色下降，因街燈和附近房屋的燈光，而沒有黑成一團墨。直至夜露濃重，濕了兩肩。

有行人路過，投我以詫異的目光，我才發覺我只是一個人坐在橋墩上。

我站了起來。抬頭，一天的星，簇在一張萬里無雲的晴空。

翌晨，我馳車離去，奔向那頸後有顆黑痣的女孩——妻。

14/5/75稿。

RAHMAN SHAARI 作

麥浪 譯

祖父

七年前，祖父便已感到疼痛了，只是他還能够行走，能够獨自一人步下樓梯，而且還常常扶着一根拐杖到附近朋友的家去，尤其是施狄沙娜的家——我的表姐。祖父很疼愛他那孫女。

如今，祖父已不能够自己翻身了，他已四肢癱瘓了，留下的，只是他那宏亮的聲音；他的臉色貧白，目光無色，我看出在那張清白的臉孔及黯淡的瞳眸中，似乎馱負着深深的悔意。

「慕娜！慕娜！移動我……快來幫忙！」

沒聽到慕娜姐的回音。十分鐘前，慕娜姐已把祖父的身面向西，現在祖父又想要臥着睡呢？還是面朝東處？慕娜姐仍然沒有答話，她此刻可能正熟睡在姐夫的懷抱裡。

「沙林！快過來幫我！」祖父提高聲叫我。

「Adoi——我要移轉一下身子，我酸了！」

等那叫聲再重覆一次，我才起身。我走向祖父去，我緩緩地移動他的軀體；祖父呼痛，

淚水流了出來。

「上帝，您也招我去吧！我要跟隨我的兒子。」祖父哽咽地悲訴着。

祖父只有兩個孩子，即是我的父親和施狄沙娜表姐的母親——Long Sepiah 姨媽。Long Sepiah 姨媽早在十一年前便逝世了，她是被雷電擊斃的。

七年前，當祖父的病還沒這麼嚴重時，慕娜姐便跟父親鬧意見。他們的爭論，我沒完全去瞭解，但，我知道慕娜姐不同意父親的作法。慕娜姐並不是不贊成父親的再娶，只是她不喜歡父親所選擇的對象，那個女人繼承母親的位置，未免太過年青。

而在我看來已不需要一個母親了，我認為沒有人是能夠代替我的母親的，慕娜姐的照料我已心滿意足了，何況當母親在世時，她從不像慕娜姐那樣處處地關懷我。

父親從未跟我討論過此事，當時我才十五歲，對於談論婚姻的事，我還不成熟，至少在爸的腦海裏，他這麼想。但是慕娜姐可不管，她向我透露了她內心的不滿，而且她還把這些不滿告訴了親朋戚友，許多人都為慕娜姐抱不平，唯有施狄沙娜不同意慕娜姐的看法。施狄沙娜會這樣對祖父說：

「Ngeh 伯父要結婚，我們為何要爭吵呢？他喜歡跟誰就跟誰結婚吧！」

那原已替爸找到了適當人選的祖父，極表示贊同表姐的意見。

父親的婚禮是在簡單的儀式中進行，我們是在興奮的場合下迎接新的媽媽。那天表姐工作最多，她幫我們打掃屋裡的地板，也替我們從井裏打水。祖父也插手幫了個忙，雖然那時刻他的身體還不大好。

「公公要轉成怎樣的姿態呢？」我無精打彩地問道，並仰頭看壁上的鐘，已經是午夜二點半了。

「拉一下我這肩膀，還有幫我蓋上被子。」

我照着他的吩咐去做，在這寒冷漆黑的凌晨，我希望他不要再呼叫了。燃着的土煤燈黯淡，在這黯淡燈光下，我看見祖父的臉更加疲弱。

父親結婚後的一個月，村裡的人開始在散播謠言。他們都說我的阿姨瞧不起人家。那些

買東西喜歡欠賬的顧客感到不滿；阿姨若是看到顧客手中沒握着錢，她是不會把東西賣給他們的。曾經有一次她自一名顧客手中搶回一小包糖，只因那名顧客吩咐阿姨把他的賬記入賬簿裡。對於阿姨這種態度，我感到不滿，但有時候，我却暗中佩服她這種作風。

過去那些跟母親要好而喜愛欠賬的顧客如今已不能隨心所欲了，父親感到好笑。

「如果這麼剛直，猴子也會痛心。」父親揶揄地說：「以前你母親太心腸軟了，連猴子也敢過來渡橋。」

「可是，現在許多人都不喜歡到我們店裏來了。」我回答說。

「這沒關係，有一些人是應當不該來的。」父親理直氣壯地說。

爸說的不錯，以前我感到失望只因尤索和哈山忘掉他們會欠過的賬目。他們這些人只懂得叫入記下他們所欠的賬，但卻沒有要還清的念頭。母親也會爲此事感到頭痛。這也難怪母親，誰叫她心腸太軟了，不肯採取剛直的態度。也就是因爲媽這些弱點，別人家才敢那麼亂來。爸不能做什麼，他的工作是騎踏腳車到亞惹或瑪達愛去辦貨，他很少在店裏看管。

「可是好多人在議論紛紛。」我接着道，有意想探悉爸的反應。

「隨他們的便！」爸輕笑地回答。

後來，我完全承認那種剛直態度的好處。其實辦法也只有兩個。一個是採取溫和的態度，另一個是頑強的態度。前者將導致損失，後者能招來人家的不滿。不過，我卻漸漸地接受第二者，我這年青的阿姨無形中教我上了新的一課。

我仍然清楚地記得，星期二早上，施狄沙娜春風滿面地到我們店裡來。當時，我正好在樓上，遠遠地便看到她來了。她穿着一襲整潔的服裝，騎踏着一輛「迷你」腳車。

施狄沙娜還未步入店裡，她便大聲地向我阿姨打招呼了。之後，只聽到她倆歡樂的談話聲，偶爾是一人的笑聲，隨着是兩人的歡笑聲。我當時正在溫習功課，她倆的吵鬧聲，的確干擾到我讀書的情緒。

不久，聲音忽然變成激烈，她倆好似正在爭吵，先前的諛語及歡笑已不存在了。

「只一個禮拜，然後我就還清啦！」我聽見施狄沙娜表姐這麼說。

「一天也不可以，沙娜。」阿姨回答。

「難道連我都不能嗎？」施狄沙娜央求，但是聲調却是提高了些。

「無論是誰都不可以！」阿姨堅決地說。

我放下手中的課本。我內心想，這是我自己人的爭吵，我應當去勸解她們。但是，這將怎麼辦呢？她們是大人，而我還被認為是小孩，不成熟！啊！父親爲什麼還不快點回來呢？

終於，我走下樓去，行到店內，施狄沙娜表姐已握着她的腳車了。她轉過臉來，向我說道：

「你媽以前不會對我這麼做，這個女人簡直忘了她自己是誰！」說完，表姐逕自向自己住處路去。

阿姨沈思着。

「她要什麼？」我問。

「她想借錢。」阿姨回答。

我認爲自己無須爲此事煩惱，雖然剛才的那一幕依然盤旋在我腦海裏，然而我必須回到樓上去讀書。

隨後的幾天，施狄沙娜幾乎走訪了甘榜每一家住戶，她所傳達的消息無異是：「Pak Ngal的老婆是個沒有價值的女人！」每一位女人身上所擁有的壞處都落在我這個阿姨的身上。村裏的人，尤其是那些喜歡欠債的顧客，無不樂意地接受這個說法。

於是，我趕緊招募娜姐到店裏來（當時我們還未住在一塊），我們兩人都站在阿姨的這一邊，爲阿姨辯護。

「那個沙娜也太不講理了。」慕娜姐對到店裏來買煙葉的勒百拉說。我的阿姨對此事總保持緘默。她自願地包裝煙葉，勒百拉只是點點頭，不知是同意還是不同意。

一天下午，祖父到來。父親剛好在閱報，阿姨站在錢櫃旁，一個孩童手握着一個小瓶子到來買火水。

「爸爸從那裡來？」父親問，當祖父立在他眼前。

「你這人自從娶了個新太太後就變成了牛！」祖父怒喝道。

父親未感到驚奇，也許他心裡已明白祖父此次到來的目的。

「不要去聽那沙娜的誹謗之言。」父親毫無忌憚地說。

「誹謗話？你的頭！你不看看別人，親朋戚友你都不把他們放在眼裡！沙娜是你的姪女，你忘掉了嗎？」祖父變本加厲地喊道，他似乎已不再是人了。

爸或許認爲只有保持緘默才是最好的上策，若是說錯了話，可能令祖父更加生氣。爸於是舉起報紙，假裝着在繼續閱報。

我轉頭望阿姨，她看去正在哭泣，這是我首次看到阿姨流淚。這時我不知應當做什麼才好。

後來，祖父怒氣沖沖地離開走回家去。

「慕娜……快！我要小解！」祖父又再呼叫了。

慕娜姐依然沒有回聲。

「沙林！沙林！快來扶我，我要小解！」

我也覺得懶得起身，我明白祖父已呼叫好多時候了。

這時，忽然响了脚步声，是慕娜姐起身了。她扶着祖父走向廁所去。

許多人都贊同祖父更換土地擁有權者名字的行動。祖父不希望那佔地十五「利龍」的土地歸落在父親的身上。歸於父親等於是落入父親那年青太太的手中，這是施狄沙娜表姐的見解。若要採取行動，現在就實行，明天或後天可能就是祖父死期的到來，那時候後悔也來不及了；現在就把土地讓給孫子或是什麼人都好，這好比一直保持緘默。

我與慕娜姐被祖父招去，表姐已在那兒等待久了，分讓土地的事終於弄清楚，我同施狄沙娜表姐一樣多，慕娜姐却少了一點。雖然如此，我與慕娜姐表示不贊同。

「無論如何這些土地是不會落入你們父親手中，如果你們表示不贊同，等一下祖父把它轉讓給別人，那時候你們才會後悔。」施狄沙娜表姐警告說。

我望望祖父，他顯得那麼嚴肅。我要求同慕娜姐到另一處去討論此事。

「我們可不要步父親的後塵。」慕娜姐這樣提醒我道，當我們站在廚房一旁討論此事。「施狄沙娜也許有意想併吞所有的土地，我們誰都要損失。」我也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我們考慮了一會，慕娜姐極贊同我這麼說。

「我們先不妨同意，但到最後我們再歸還給父親。」慕娜姐微笑地這麼提議。

「好的。」我答應。

父親幾乎要瘋了，當他知道我們有意迴避他，然而經過我與慕娜姐的祕密告知真相後，父親才感到滿意。可是他對祖父的作法感到傷心。

土地最後落在我們手中。由於年齡關係，我的那份先由慕娜姐保管。本來我們想交還給父親，然而他的患病使我們打消了原意。起初，父親的病還算輕微，可是却越來越嚴重，這可能由於他過度傷心及思慮所造成的。當父親的病變成太嚴重時，祖父到來。他站在那已沒有氣力的父親身側。

「爸真的忍心這麼做嗎？」父親緩緩地說，淚水也流了出來。

祖父感到悲傷。至今這悲傷仍然顯露在祖父那張憔悴的臉孔。祖父永遠也不能忘記，父親是在悲哀中逝世的！

（譯完十二月十一日。丹）

※此文原刊于一九七四年十月號文學月刊※

書評

散文研究，季薇著。台北：益智書局，一九七四年再版，三二一頁，馬幣五元。

散文，從中國古典文學史或現代文學史的立場來看，無疑的是屬於四大文學類型之一，也就是說，它的價值與地位應與詩、小說、戲劇並駕齊驅。然而縱觀今日港台星馬的中文文壇，散文還是屬於「甚麼都是，又甚麼都不是」的地位。它像野草野花，人們任其生植，不加施肥澆水。正視散文的價值與地位的作者可說不多；至於專門研究散文，企圖為散文確定地位而努力的論者，更是鳳毛麟角了。

季薇在散文這方面的研究，根據「後記」，已有二十多年了，那麼這一本「散文研究」，相信或多或少總能提供我們一些精闢的見解與心得。

本書共分三輯，另外還有「寫在卷首」、「寫在卷後」與「後記」。第一輯「壯闊的道路」談的是散文的來龍去脈。「不論研究什麼東西，總要看清楚它的來龍去脈。我們研究散文，當然也必須認明散文發展的道路和軌跡。」這是此輯開頭的二句。作者「按時間先後的

順序，簡單而扼要的來談……歷代有名的散文家和作品。」所謂「來龍去脈」，指的是中國文學，從春秋到五四的散文。作者雖然走的是正確的道路，從中國文學本身的立場來談散文，可是對於散文在現代中文文學中的地位（指類型的劃分）的觀念，恐怕還是模糊的。他忽略了現代散文。現代文學在台灣生根，至少已有二十多年了，如果還對它存有主觀的偏見，於情於理，都是不妥的。溫瑞安說得好：「爲散文定位，我們不但應該從中國文學史的立場來看的散文位置，也應該從中國現代文學的立場來看現代散文的價值，而它的價值，足以影響它的地位。」（蕉風月刊〈散文專號〉二四六期，第十一頁，溫氏兄弟「對話錄」）此外，要談五四時期三十年代的散文，似乎不該忽略了冰心。可見政治環境對客觀性的影響。正如作者給魯迅所下的評語：「周作人的哥哥周樹人（魯迅），散文也寫得不錯，但是他的性格孤僻，肝火太旺，筆上尖酸刻薄，竟被一些壞人利用，也十分可惜……」（廿二頁）

「未成熟的蜜」這一輯可說是作者的散文研究心得與經驗。作者花了不少篇幅來論散文的定義，散文的氣韻、節奏、素材、欣賞、創作與散文的美等等。關於散文的概念，他說：「凡是只要是以抒發生活中真實的思想與情感爲主的，都可以歸於散文之列。」（「一朵野花，一座天堂」四六頁）。依季薇的看法：「散文是一種文學作品的體裁，除了詩以外，都可以算是散文。」（「淺談散文」五十一頁）。對他來說，散文只是一個與韻文相對的統稱。他雖然明瞭中國文學史內散文的「壯闊道路」，可是一觸及白話散文，却又跌回西洋文學的習慣劃分文學類型的老套了。西洋文學的 *Prose* 或 *essays* 包括了日記、家書、廣播、報章新聞、演說稿、小說與戲劇片段等。這種劃分法雖非絕對錯誤，也不全正確。畢竟，談中國文學，西洋文學的定律或評論形式，我們並不能全盤照收。

至於第三輯「淺談的脚印」，則是「涉獵散文創作所留下來的痕跡。」除了散文隨筆外，尚集有五、四、三、二、一、的讀書心得及今日台灣散文集的書評。此外，還有一篇評「貝多芬傳」。所謂今日台灣散文集是「美國訪問」、「扶桑行」（遊記）、「言曠五論」、「思印集」（雜文）、「心智錄」、「懷念集」（散文）。然而今日台灣的散文名家如余光中、葉珊、曉風、蕭白等的作品則不會被提及。這些書評，與其說是「書評」，倒不如說是報刊專欄的「新書介紹」，因爲讚美的詞句多於一切。套季薇的話，是「即使是廣告，只要沒有違背廣告

良心，是廣告又何妨？」（「論書評」三一—九頁）。廣告不是不好，只是既是廣告，恐怕就只說「貨品」如何如何好了。五四作品方面，季薇似乎特別欣賞朱自清的「背影」。本書談它的次數不少，總是「『背影』的全文，不過一千四百二十一字……」的。次數之多，令人有近乎囉嗦之感。此外，他也論及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許地山的「落花生」等。溫任平在「對語錄」（蕉風二四六）的結尾時說：「在當代中國文壇，談散文的雖說不少，絕大多數是與散文理論的探討無關，偶有人涉及散文理論，也只觸及皮毛，搔不到癢處……」對於季薇的這本「散文研究」，用溫任平的這句話來總結是不為過的。畢竟，這是一本非學院派的研究，因此，就算觸及理論，也只是點到為止，談不上什麼建設。

■ 張 瑞 星

賴敬文詩集，賴敬文著。台北：綠野書屋出版部，一九七四
，一五〇頁，新台幣廿五元。

賴敬文的詩，信筆寫來，或贈人，或抒情，或沉思，都帶點天真無邪的純樸，是一個剛接觸生命的剛長大孩子的快樂與憂傷的歌唱。雖然也許稍嫌青澀，但感情是坦誠的，一笑一淚，自有一番豪傲和憂鬱的年輕詩人味道。先看他的「十八歲」：

我在一排排的月光下

彈着吉他

十七歲終於變成

折翼的海鷗

在我的十八歲生日宴會上

苦苦不能駐足

這裏的文字是淺白的，不求意象的苦苦經營，不在乎表現什麼意義，祇求說出十八歲生

日的動作和感懷。但那份早熟的詩人敏感，使他憂愁，也使這首詩到最後回响起詩人對生命裏某種神秘的現象隱隱約約的覺察，並使他嘆息地輕輕結束他的吟唱，沒有流入多餘的傷感調子：

竟夜潮來潮去

所有的水聲都響了

猶之那垂死的海鷗

掙扎在水面上

不忍離我而去啊

離我而去

是的，賴敬文行吟詩人式的文字和節奏，是他的純真的最好指標。第一輯「馬泰時代作品」裏的廿三首詩，寫作最早，也最能表現這種感性。讀他的這些作品總覺得，賴敬文的詩是「唱」給他自己聽，或「唱」給他親愛的人聽，別有一番天地，自得其樂，所以是樸素無華的「真」：

我想唱一支歌給我的雙親

讓他們

晝晝夜夜聽見我的眼淚

在「過客」裏他唱：「雲／和我一樣古老／一樣是薄薄的一層／在一隻燕子迷惑的眼裡」。在「我的家」，他說：「我一定要學習／你最愛唱的那支歌」。在「月台的故事」，他說，「火車載走了半邊圓月／這兒仍是月台／夜仍是一面銅鏡／不快的歌兒未散」。

「歌」和「唱」這兩個字，是賴敬文詩中經常出現的。讀他的詩，你不能要求嚴密華美又結實的意象，不能要求深沉冷靜的冥想，因為他的詩是「唱」的，不是「寫」的；所以很口語化，鏗鏘有聲，洪亮而明朗，沒有那種「反觀內視」詩人所追求的「沉寂的聲音」。所

以，即使賴敬文寫憂傷的情緒，我們都覺得，他其實應該很快樂，因為我們羨慕他能吟唱。所以，即使在「寫詩的過程」一詩中，他還是在唱他的心聲，他的「自由」，而詩裏當然也有幾個「歌」字。

是誰涉入了全孤的黑暗

企圖聽記一首

無字之歌？

.....

你悠悠地觸及他，那首

無字之歌，珊瑚般

纏住你的裸足

.....

等到整個歷史醒來

你記得會有一座海，遠遠

近近地，作全面無言的洶湧

聽着你孤獨的涉水聲嗎？

在他行吟詩人的早熟想像裏，詩是「無字之歌」，祇能「聽」和「記」。說他是憂鬱又快樂的行吟詩人，最好不過了。在故作蒼老故作玄虛的詩人群中，這麼一個聲音是响亮而令人神往的。而這麼一個詩人當然免不了帶有幾份狂傲。他在封面內有幾句話：「讓他自枯自榮吧，不要企圖獸踐他吧，讓他是美如死亡的羊齒植物，讓他永遠是我們的賴敬文。用刀寫詩及擦淚的賴敬文。」又用英文在封底上向世人宣佈：「i accept the world as it is/i hope the world will accept me as i am」。

第二輯「港台時代作品」，仍然是在吟唱，雖然聲音開始變得有點沉重。第二輯裏的賴

散文，正在慢慢觀察他自己世界以外的現實，開始作比較成熟的沉思。他寫「香港」，寫「現實與我的關係」，寫「阿美族戀歌」，還寫西門町——寫現實給他的衝激力。我們開始感覺到，他不祇向自己及親人吟唱了。他也要唱給我們聽，告訴我們他的感觸。最明顯的是，第二輯裏的許多詩作，節奏不及第一輯的痛快，開始啞了，沉了。也許頓散文正要脫離他的「天真」時代，不再「披髮／行吟澤畔」；要回家好好沉思，「寫」詩去了。

■ 凌 院 秋

聽聽那冷雨，余光中著。台北：純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四，
二八三頁，新台幣四十元。

一向來，「散文」在文學類型裡的涵義相當廣泛及含糊。古今中外的文學理論家，曾對「散文」下過一些定義。但「散文」的涵意顯然使文學家感到紛亂。在一般的定義裡，它包括了情緒的抒寫、哲理說明、甚至傳記、隨筆、遊記等題材。

余光中這本「聽聽那冷雨」，雖說是散文集，但也包括了抒情散文、小品文、評論、序文、報導文學等。作者前出版之「左手的繆思」（一九六三）、「逍遙遊」（一九六五）、「望鄉的牧神」（一九六八）及「焚鶴人」（一九七二）等四部散文集，也並非全是純散文作品。

「聽聽那冷雨」是余光中的第五本散文集，收入作品廿八篇，都是近年來發表的。余光中一向有「左手能寫散文、右手能寫詩」的美稱，是中國文壇不可多得的詩人兼散文家。在散文上，他與葉珊（現改名楊牧）齊驅並駕。他散文的重要，並不亞於詩。

我們可簡略地把本書分為三個部分：

(一) 抒情散文及小品文：包括「聽聽那冷雨」、「山盟」、「南半球的冬天」、「蝗族的盛宴」等。

復風 268
1975. 6月

(二)序文及評論：包括「新現代詩的起點——羅青的『吃西瓜的方法』讀後」、「向歷史交卷——『中國現代文學大系』總序」和「現代詩之重認」等。

(三)搖滾樂：包括卷末的「論瓊·拜斯」、「論久廸·柯玲絲」、「苦雨就要下降」及「論披頭的音樂」四篇。

卷首的四篇抒情散文，是全書的重要部分。余光中的強烈民族意識本位，一直在他的散文及詩中出現。這四篇抒情散文中，尤以「萬里長城」所表現的民族意識最為強烈。余光中在國外多年，心中對祖國的懷念當然很深。在他的作品裡，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對祖國的思念，且不容別人褻瀆祖國的一事一物。他寫道：「鏡中出現一個中年人，兩個大陸的月色和一個島上的雲在他眼中，霜已經下下來，在耳邊。『你問大陸就知道的。』大陸會認得這個人嗎？二十年前告別大陸的，是一個黑髮青睞的少年啊。」這是鄉愁。但全篇因季辛吉站在長城頭而引出內心強烈的「民族感」，更甚於鄉愁，充分表現出余光中對祖國的那種沉痛的、雄渾的感受和宣洩。

這四篇散文，都有一個共同點：即「鄉愁」。「體魄魁梧的崑崙山，在遠方喊他。母親喊孩子那樣喊他回去。」（「山盟」）「到了夜裡；鄉愁就更深了。……我仰起臉來讀夜。竟然全讀不懂！」（「南半球的冬天」）「不過那一塊土地是久違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世紀，即使有雨，也是隔着千山萬山，千傘萬傘。」（「聽聽那冷雨」）這些都是欲回歸而無從回歸的鄉愁。

四篇散文以「聽聽那冷雨」最佳，也是余光中最佳的散文之一。他顯然「嘗試把中國的文字壓縮捶扁、拉長、磨利、把它拆開又拼攏，拆來且疊去，只爲了嘗試它的速度、密度和彈性。……要讓中國文字，在變化各殊的句法中，交響成大樂隊」（見「逍遙遊」後記）。

「因爲雨是最原始的敲打樂從記憶的彼端敲起」，所以文中的「重疊詞」都是爲「音樂的雨聲」而刻意安排的。余光中甚注重詩的音樂性；在這篇散文中，也可看出他注重散文的音樂性。文中所有「重疊詞」，皆「聲化」爲雨聲。這些「重疊詞」，有雨聲的「節奏感」，令人感到清新且自然。且看：「至於雨敲在鱗鱗千瓣的瓦上，由遠而近，輕輕重重輕輕，夾着一股股的細流沿瓦漕與屋簷潺潺瀉下，各種敲擊音與滑音密織成網，誰的千指百指在

按摩耳輪。……：雨來了，最輕的敲打樂敲打這城市，蒼茫的屋頂，遠遠近近，一張張敲過去，古老的琴，那細細密密的節奏，單調裡自有一種柔婉與親切，滴滴點點滴滴，似幻似真，若孩時在搖籃裡，一曲耳熟的童謠搖搖欲睡，母親吟哦鼻音與喉音。」

其他四篇小品文，乃是作者在「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專欄中所發表的作品；純是「趣味文章」，並不足以代表余光中的散文。

余光中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更寫文學評論。他的評論與他的詩與散文，一樣受重視。對於發掘藉藉無名的年輕詩人，余光中一向不遺餘力。他曾論方旗的「哀歌二三」，而引起詩壇的注目。收集在這冊子裡的「新現代詩的起點——羅青的『吃西瓜的方法』讀後」，是余光中評後起詩人羅青的一篇文章。余光中對羅青的詩風頗為讚賞。他說，「近兩年來，羅青在台灣詩壇的出現，多多少少象徵着六十年代老現代詩的結束，和七十年代新現代詩的開啓。在羅青的身上，我們多少看得出中國的現代詩運如何運轉，如何改向，如何在主題和語言上起了蛻變。」

余光中分四個部分來評「吃西瓜的方法」，研究羅青詩裡的意象、張力、結構等，對全書作了極精細的批評，是「聽聽那冷雨」裡書評部分較完善及精細的一篇。「變通的藝術——思果著『翻譯研究』讀後」則次之。

卷中的「現代詩怎麼變？」、「現代詩之重認」、「大詩人條件」，都是作為詩人的余光中對中國詩壇的密切關懷；文中皆對現代詩的認知及詩向作了廣泛的討論。

從卷末的「論瓊·拜斯」、「論久迪·柯玲絲」、「苦雨就要下降」及「論披頭的音樂」等四篇文章，可看出余光中近年來對搖滾樂的喜愛。瓊·拜斯及久迪·柯玲絲皆為美國知名民歌手。作者從這兩人入手，為「搖滾樂」作一詳細的介紹。

搖滾樂已成為美國現代社會的一門新藝術，深得美國青年人的喜愛。余光中在美國也被搖滾樂所吸引，對瓊·拜斯及久迪·柯玲絲的歌聲，極為讚賞。他那時期的作品，也深受搖滾樂的影響。詩作「江湖上」、「民歌手」等，皆溶入搖滾樂中。但作者對搖滾樂在文化上的評價，並不全是正面的。

風訊

□鍾瑜近來創作甚勤。本期爲了配合「風塵劫」的刊出，我們請本刊書評人之一郭書遠寫了篇簡短的分析，以示鼓勵和重視嚴肅的小說創作。郭書遠說，他祇是「點到爲止」，而且祇提出「一種解釋」，僅供讀者的參攷。小說的多層意義是需要讀者慢慢去玩味的。

□朱牛人的「劇台上下」是他的「鏡玻璃」之四；前三部份已發表在本刊一九七四年十月號。他以一貫來的「荒謬」想像力，認真描寫他眼中的「荒謬」世界，筆觸兼具諷刺和憐憫。

□「時間沒有留下痕跡」是對往事的緬懷，但溫祥英用了不落俗套的表現法，緊控制著感情的泛濫。

□「祖父」原文刊於Dewan Sastra四卷十期。作者生於一九四九年，曾任教師，現在國民大學馬來文學與文化學院進修。馬來批評家 Ali Ahmad 在同一期的 Dewan Sastra上撰文評過這篇小說。

□寧牧兒寫一個人的外表和自己的感受，寫得頗爲細膩而有控制，很懂得「暗示

「的妙處，留下許多「空白」讓讀者的想像去填入。散文作者一向喜歡專重抒情說愁，不肯作比較理性的客觀觀察和描寫。「剖」和葉嘯的「斷羽」是本期兩篇「冷」而「硬」的作品，正好和想像淒美的「愛蓮說」成個有趣對比。

□周清嘯從台北寄回來的「秋稻」，寫景寫情，沒有多餘傷感的訴憂字眼，反而更有力耐讀。

□沙禽和紫一思很久未在本刊發表詩作了。「黎明長街」也是篇暗示力很強的作品。最後一段尤佳，看似簡單，實際效果上正因為簡單而產生無限的悲涼。「短歌行」力求朗讀的效果，不分段落，一揮而就，鏗鏘有聲，讀來真舒服。左手入的「歌」，好處在句法和弦外表現。

□關於「古道」，溫任平附來的信說：「我故意把春、夏、秋、冬的秩序掉亂，目的不是在表現的技巧出奇制勝，而是爲了全力托出最後一句的撞擊力量。」

□「余光中的創作道路」是轉載自香港雜誌「抖擻」一卷二期。此文讓我們看到，在另一種觀點下，余光中迄今爲止的創作演變和發展。

□「書評」欄本歡迎（也希望）本地作者寄書來，由書評人寫評論，但反應冷淡。迄今爲止我們祇收到「賴敬文詩集」一本。「書評」欄的目的在幫助建立公正的批評標準和風氣；我們的原則是不亂捧、不亂罵，祇「分析」一本書的好壞。

蕉風文叢

● 尼金斯基日記

這是一本天才的書，是一位蘇聯藝術家對人類說的話，充滿了人道主義的精神和愛心，是一位藝術工作者的誠摯與純真的內心剖白。陳瑞獻和郝小菲合譯。（定價一元）

● 歹羊的「點·線隨筆」

這是歹羊的第一本結集，是一個有斷臂的決心，有苦行者的堅忍的從藝者，治藝數十年的深邃心得與經驗，你還可以看出歹羊通過人像線描的獨特創造。（定價一元六角）

● 完顏藉的「填鴨」

這是完顏藉的第一本結集，是有見識有胆識有料的星馬現代文學的開拓者的心血結晶，你將讀到完顏藉精彩的文藝理論、書評、影評、散文、小說及隨筆。（定價一元四角）

● 黃潤岳的「閒思錄」

這是一本生活和思想的書，是一位嚴肅的教育工作者展露他心靈世界的散文集，以醇厚的筆觸寫人生，有開明的見解，有堅實的思想，有不群的理論。（已售完）

● 拉笛夫的「湄公河」(Sungai Mekong)

這是馬來現代文壇的新聲音拉笛夫的第一本特集，是拉笛夫在畫室中購想已久的一部著作，除了他的音色美妙的原作，你還可以欣賞牧羚奴和梅淑貞的譯筆。（定價一元）

● 綦綦的「綦綦論文集」

這是一本探討中國古典文學的論文集，較偏重在詩、詞、曲方面的研究。（定價一元）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 | |
|---------|-----------|
| 姓名（中英文） | |
| 地址（英文） | |
| 訂 閱 期 數 | 期 起 至 期 止 |
| 訂 費 | \$ |
| 註 備 | |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KDN 857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68 期 ● 一九七五年六月號

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g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